

革命故事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革命故事会

第十一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

- 绘新图..... 邬大浩(1)
- 大脚婶婶..... 祝德耀(11)
- 老钟宝育秧..... 吴仲川(18)
- 报喜之前..... 季惠生(28)

• 评论《水浒》故事 •

- 投降派的眼泪..... (34)
- 奴才的梦呓..... (37)

• 南市区唐家湾街道革命故事创作选刊 •

- 里弄女支书..... 姜与佳(41)
- 样样管..... 杨德康(47)
- 特别药方..... 葛明密(44)
- 两个守门员..... 程雨(61)

· 田头小故事 ·

- 旺根大伯.....顾惠德 吴志娟执笔(66)
- 洪大妈卖鸡.....王金龙(72)
- 红医丹心.....严志坤(76)

· 评 论 ·

题材新颖 小中见大

- 评田头小故事《一担泥》.....金山县枫园公社
红星大队故事评论组(82)

在斗争中展现英雄性格

- 革命故事《冲姑娘》读后.....忻才良 姜善坤(87)

· 信 箱 ·

- 讲革命故事碰到的三个问题.....(91)

· 简 讯 ·

党委重视 抓得扎实 大胆革新 勇于实践

- 记南市区唐家湾街道的革命故事活动.....(94)

革命故事会

(11)

上海市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4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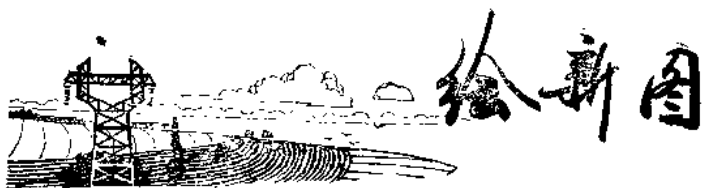
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海城路5号

统一书号: 10171·540

定价: 0.18元



金山县枫围公社 郭大浩

十月里的一天傍晚，泥龙湾生产队老队长曹根云刚从上海运肥回来，就去看队里的一片高产田。高产田地势高，有十多亩面积，熟熟高产，年年丰收，社员们称它“小米囤”。曹根云摸摸“小米囤”里的水稻，沉甸甸，重墩墩，真是看看高兴，想想得意。他正想转身回家，突然脚步停住了：哎，为啥田里插着一排红旗？觉得有点奇怪。

正在这个辰光，只听见打谷场上有人在唱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选段：“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全凭着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那锦绣江南鱼米乡。”根云抬头望去，只见唱《沙家浜》的正是自己的女儿曹雪娟。雪娟今年二十三岁，打着两只短辮，一对眼睛十分秀气，最近，担任了大队农业规划组组长。曹雪娟眼睛尖，看见阿爸立在“小米囤”旁边，就连蹦带跳地和大家走了过去。根云见了女儿，急忙问：“雪娟，田里为啥插了红旗？”雪娟高兴地说：“为了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大队规划组发动群众，制订了规划，决定筑一条地下两用渠道，这条渠道筑在大队中心，穿过我们的‘小米囤’！红旗就是我们测量的标记。”“啥？”曹根云一听顿时眼睛睁得滚圆：“雪娟，摇船靠橈，种出凭土。这‘小米囤’土质好，产量高，你在图上划条线，

队里就得损失几亩高产田！”雪娟见阿爸舍不得“小米囤”，说：“阿爸，队队长出好庄稼，山河就得重安排。我们要象郭建光唱的那样，用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锦绣江南鱼米乡。将来筑了地下渠，下面流渠水，上面跑农机，就能调整水系，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到那时，队队长起宏图，处处变大寨。阿爸，我们要朝前看哪！”

曹雪娟有个特点，讲起话来三句不离朝前看，日子一久，大家给她送了个绰号，叫“朝前看”。社员们称赞她说：“曹雪娟、曹雪娟，站得高，看得远，心中有个大目标，胸怀大局朝前看。”曹根云呢？也有个特点，讲起话来喜欢兜兜圈子，打打比喻，是队里出名的“老比喻”。可是这个“老比喻”往往在局部利益上兜圈子。因此，“老比喻”碰着“朝前看”，矛盾叮叮当当，闹起来就象两只碗相撞。

现在“老比喻”听女儿这么一说，又打起比方来了：“雪娟，西瓜心，甜津津，筑渠筑在‘小米囤’，好比西瓜挖掉心。我问你，这个主意是谁提出来的？”“是我们雪娟提出来的！”突然后面响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声音。根云回头一看，是老贫农周根祥。原来“小米囤”位置在渠道头上，如果筑路绕过“小米囤”，那么头上歪脱一点点，梢上就要歪脱一大片，渠道就要脱离大队中心。这样，离开渠道远的大片土地，灌水慢，排水难，而且还要影响全大队的土地格子化。因此，雪娟和队里社员商量以后，在大队规划会上，主动提出牺牲自己队里的“小米囤”，让全大队的大片土地受到益处，还特地画了一张农业发展规划图。根云听说是雪娟出的主意，肝火旺起来了：“雪娟哪！你不能只顾朝前看，朝前看，不为本队利益算一算，旁鲋鱼还留三寸肚肠哪！”说着一把将田里的红旗拔了起来。根祥伯见

曹根云拔了红旗，说：“根云哪，我们牺牲一点点‘小米囤’，受益的却是全大队的‘大米囤’啊！”根祥伯话音刚落，在场的社员也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说：“我赞成！”“我赞成！”有的说：“是得把眼光放远一些。”但也有几个人闷声不响，摇摇头。曹根云见大多数人愿意，就有气无力地说：“好吧，我也不拖后腿；不过，总要为集体的利益多想想！”根祥伯见根云讲得不痛不痒，就说：“根云，你既然不拖后腿，就把红旗插下去！”根云思想不通手发软，两只手抖发抖发，旗怎么也插不下去。雪娟



跨上一步；接过红旗，“嚓”的一声，把旗牢牢地插了下去。

时间过得蛮快，转眼三秋已经结束。这几天，雪娟带了一班青年，突击闢河泥。她心里早已打好了算盘，筑渠穿过“小米罔”，减少了一点面积，只要措施得当，多施肥料，就能增加单产，补回损失。根云对女儿这条措施，当然称心，还打算买条新船，加强闢泥力量。

这几天，大队里正在装运钢筋、水泥，忙着筑渠的准备工作，可是缺少船只，运输忙不过来。雪娟考虑到运输跟不上，要影响渠道的开工，决定把队里的三只船集中起来，支援大队突击运输。今朝吃好早饭，曹根云要去造船厂买新船。他正要出门，雪娟拦住他说：“阿爸，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曹根云听见要商量事体，心里一紧张。他想：大队里运输兜不转，莫非要借船？雪娟一讲，根云又是摇头，又是埋怨：“你这个小姑娘真是臂膊朝外弯，一点不想自家队。船一抽脱，闢泥闢不成，损失哪能补得转？”说完，气乎乎地走了。

曹根云走到河滩边，看着队里的三条船，想着心思。大队里一借船，我的计划要打乱。今朝我去造船厂，雪娟把船摇脱哪能办？他抬头看了看村里的浜斗，倒有了主意，于是把三只船统统摇了进去。心想：这样一来，三只船只能在小浜斗里闢泥，看你哪能摇得出去装水泥。

过了一歇，雪娟和根祥伯等几个社员来到河滩头，准备摇船去镇上装钢筋、水泥。咦，三只船怎么不见了？雪娟正在着急，却见船停在浜斗里，于是奔过去，跳上船，拿起橹就摇。啥人晓得摇了没几橹，船就“嚓”的一声搁浅了。原来这只浜斗养过鱼，筑过一条坝基，后来没有全部拆掉。刚才根云趁潮水把船摇了进去，现在一落潮，坝基和水面差不多高了，船就摇

不出去。雪娟晓得一定是阿爸做的“好事”，心想，阿爸的本位主义，也反映了小生产的小农经济思想。这种思想正是农业学大寨，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障碍，就象眼前这道坝基挡住了船一样。想到这里，她下了决心，今朝这道坝基一定要闯过去。于是她“扑通”跳进河中，扛起船来。根祥伯和青年们也一齐跳到河里。“一、二、三”，终于把船推出了坝基。三条船出了港，直往镇上而去。

再说曹根云去造船厂领了货，摇着新船高高兴兴回家转。将近摇到三叉口，突然叉口里飞出三条小船，领头那条船上，背纤的是老贫农根祥伯，把橹的正是自己的女儿雪娟。根云心里暗暗叫苦，这个小姑娘真厉害，船还是被她摇出来了。他一边追，一边喊：“雪娟，你把船摇出来做啥？”雪娟别转头，见阿爸买船回来了，笑嘻嘻地说：“载水泥！”雪娟讲载水泥，根云听成甬河泥，心里交关满意，他用力摇了几橹，追上了雪娟的船，朝船上一望，顿时火冒三丈，原来不是河泥，而是水泥！真是女儿和爹唱对台戏，踏碎皮球一包气。雪娟见阿爸动了肝火，心里想：我们要大干社会主义，就要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同小生产的旧观念作彻底决裂。于是就诚恳地说：“阿爸，我们不要抬头看帽檐，低头看鞋尖，要朝前看哪！不能抱牢小卒子，撰掉车马炮！阿爸，以前你也口口声声讲农业学大寨，可是一触痛本队利益，喉咙就不响了，眼睛就不亮了。我们要真学大寨，就得大干、大变，树立‘誓把山河重安排的雄心壮志。’”根云理亏舌头短，可是嘴巴一点不肯软：“我不跟你磨嘴唇，反正你只顾渠道运输，不顾队里积肥，我就是不同意！”这时，正在一旁的根祥伯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翻开后舱盖，说：“根云哪，你来看，这是什么？”根云头伸过去一看，呆脱了，是一舱垃圾。

原来雪娟装好水泥，见后舱还空着，就顺便和镇上清洁所联系后，一连扒了几只垃圾箱，装了满满三舱肥料。根云看到这一情况，心里想：雪娟一只手捉了两只蟹，算计倒是不错。我同“朝前看”确实差了一大段，今后，要好好向女儿学习。

由于广大贫下中农的努力，地下管道已经埋好，接着就要盖泥加高渠道。这天，根云到公社开会去了，雪娟为了了解工程进展的情况，在附近几个队兜了兜，她发现大队有些田块地势低，如果再挑去一层泥加高渠道，就要变成低洼田。雪娟一了解情况，心里想：全面规划学大寨，社社队队一盘棋。“小米囤”地势高，我们应该挑泥支援！

雪娟回来，和规划组的同志一商量，她的打算立刻得到大家的支持。但根祥伯叹了口气说：“就不晓得你阿爸是怎么想的！”一句话，使大家的眼光一下子都集中到雪娟身上。雪娟看了看大家说：“草不断根要出，病不断根要发；他头脑里的小生产思想不铲除，碰到新问题就要复发。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场生产仗，更是一场思想仗！我们相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一定能照亮他的心，指点我们画出社会主义的新蓝图！”几句话，把大家的心都说得热乎乎的。根祥伯高兴地说：“还是雪娟想得深，看得远哪！”

挑土支援的消息一传开，队里几个富裕农民跳了起来，说：“这明明是肥了人家，瘦了自己，年底分红又要少几块钱！”见队长曹根云开会回来，正在“小米囤”周围兜来兜去，就连忙走了过去，叽哩呱啦地把事情一说，就没完没了地埋怨雪娟不懂道理。根云本来思想没有完全通，现在被他们一拨一挑，火势就上来了，只见他抓起一把“小米囤”的土，“蹬蹬蹬”地朝家里走去。

这时，雪娟正在家里等阿爸回来商量挑土支援的事。突然，门“砰”一声被推开了，只见阿爸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把乌澄澄、亮油油的泥土，“嘭”地朝台子上一丢：“雪娟，你出的好主意，当初规划筑渠道，损失了几亩高产田；现在你又要挑掉面泥去支援，‘小米囤’不是全完了吗？你看，这么好的泥土，你舍得丢，我心痛！”这时，雪娟心里恨呀！她恨小生产思想，象“巴掌山”一样挡住阿爸的双眼。但她没有马上和根云顶起来，因为她晓得，解决思想问题，雷厉风行是不行的。只见她走了过去，把根云丢在台子上的泥土，一点一点地捋到一起，重新又捏成了一团。根云见女儿不声不响，以为她听取了自己的意见，火气就稍微小了一点。往炉子上加了一只煤饼，想泡壶茶吃。他一面用扇子扇炉子，一面又打起比喻：“拿脱瓦片屋顶要漏，挑脱面泥田脚要瘦，以后‘小米囤’拿啥去丰收？再说……”根云正想讲下去，突然刹车了，做啥？原来他摇了一歇扇子，火仍旧旺不起来。雪娟走过去，拿起水壶一看：阿爸把煤饼装歪了，眼子没有对准，因此炉火不旺。她用火钳拨正了煤饼，再用扇子一扇，火立刻旺了起来。雪娟放下扇子，说：“阿爸，煤饼要只只眼子发挥出热量，炉火才能旺。一队好不算好，只有队队兴旺，人民公社才能象芝麻开花节节高。”根云想：这个小姑娘倒也打起比喻来了，真是“老比喻”碰到个“新比喻”。不管怎样，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步了！

正在这个辰光，老贫农周根祥和社员们肩挑畚箕，手拿铁镢走过来了。根祥伯说：“根云，我们等你下命令，挑泥加高渠道！”根云一听，“腾”地跳了起来，窜出门外，夺住铁镢说：“你们这样做，不是在挖肉补疮吗？”根祥伯也夺住铁镢不放：“队长，你这是显微镜里的‘我’字，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呀！挑脱

面泥，只要抓紧积肥，一定能补回损失！”就这样，两个人拔直喉咙，一个象爆米花，一个象劈毛竹，抓住一把铁镢，你争我夺，气氛十分紧张。突然，只见根云手一松，一步跨进房间里，一把拿起雪娟刚捏拢的土，冲着雪娟说：“你们真是蚕宝宝吃桑叶，胃口越来越大了！竟忍心把这么好的泥土拿去支援，我真不明白你们想的是什么！”雪娟听阿爸讲出这句话，心里顿时象升起一团火。只见她冲到里面房间，打开箱子，拿出一只纸袋，从里面“嚓”抽出一张已经退了色的报纸，递到根云面前，说：“阿爸，你看，当时你想的是什么！”这张报纸根云是熟悉透的，上面还有一张自己的照片呢！所以一直保存到现在。那是在解放后土地改革的时候，斗地主、分土地，祖祖辈辈用血汗开垦出来的土地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手里。这块“小米囤”就是分给根云一家的。当时的根云看着分到的土地，摸着肥沃的泥土，真是看也看不够，摸也摸不厌。想想过去，比比现在，他捧着一把土，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他们这个乡土整改工作搞得比较好，正巧报社记者来采访，就照下了根云分到土地时的那个镜头。后来报上发表时旁边还有一行字：翻身农民喜洋洋。现在根云看看这张照片，心里一震，手一松，“噗笃”一把泥落到地上。原来，照片上根云的姿势和现在根云的姿势差不多，手里都捧了一把土，只是面色两样一些。

这时，雪娟语重心长地对根云说：“阿爸，你曾经几次拿了这张报纸，指着这张照片对我说：‘不要忘记，是毛主席、共产党把土地分给我们穷人的！我们定要叫它为社会主义出力呀！’后来，你还告诉我：那年初春，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二话没说，把棉袄一脱，吐口唾沫，两手一搓，拿起铁镢，把划地的石碑砍倒了。你说：‘让私有制见鬼去吧！’

我要走集体化道路，叫“小米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这些话，你给我讲过多少次，我可一直没有忘记呀！今天为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阿爸，你又是怎么想的呢？”这时，根祥伯插上来说：“根云哪，当时老乡长还表扬你，说你带头破除私有制，参加合作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上浓浓地画上了一笔！”根云毕竟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翻身感强，对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被女儿、根祥一提醒，脑子好象清醒了一些，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为了把生产队这个集体搞得富富的，社员群众的收入多一点，难道就错了吗？”雪娟看出根云的思想有所触动，但还跳不出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就说：“阿爸，眼前利益要考虑，但更不能忘记我们还担负着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任务啊！”说完，打开一张图，根云一看，只见图上一片新气象：土地格子化，处处农机响，猪满圈，牛羊壮，田里一片丰收粮，绿树成荫果满园，新邨楼房一幢幢。根云看着，看着，刚刚还是睁得滚圆的眼睛，又高兴得眯成了一条线。这真是：看到社会主义的新远景，浑身都会有股劲。突然，根云别转身来，问雪娟说：“我怎么想不到这些呢！”雪娟见根云思想不断提高，就趁热打铁地说：“阿爸，草从根来，浪从风来；小生产的旧观念，使你不愿继续革命。看不到推翻私有制，组织合作社，这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的第一步；看不到将来集体所有制还要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忘记了毛主席当年的教导：‘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阿爸，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一直要画到共产主义呢！”听听女儿的话，看看远景规划图，想想自己今天的行动，根云真是心口发跳，脸上发烧，不禁从心底里掏出几句话：“雪娟，我真是井底田鸡眼光短，只会打打小算盘。从今后，一定要好好学

习，‘老比喻’也要朝前看！”雪娟高兴地问：“那泥还挑不挑呢？”根云响当地回答：“挑！”雪娟半开玩笑地说：“那‘小米囤’怎么办呢？”根云爽朗地笑了：“朝前看！要它继续为社会主义出力！”

地下渠的工程突飞猛进，面泥一挑高，就象柏油马路一样，亮油油，平坦坦。到了胜利完工那天，渠道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雪娟和她阿爸，还有根祥伯走在一起。根云今天不要提有多少高兴了，只见他嘴巴笑得合不拢，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线，对着大家说：“我们向着共产主义又迈进了一大步啦！”雪娟也高兴地说：“是呀！我们在祖国的山河上又画出了一幅锦绣宏图。真是远景变近景，越干越有劲！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我们要象大寨的贫下中农那样，一步接一步地朝前迈进！”





大脚婶婶

南汇县坦直公社 祝德耀

大脚婶婶是朱家宅生产队的妇女劳动组组长，名叫张冬梅。她脚特别大，四十码鞋子还嫌小，走路“啪哒啪哒”象打麦，小伙子也跑不过她，方圆三里出了名，大家叫她“大脚婶婶”。婶婶脚大思想红，样样工作争着做；学习理论不放松，一心为公向前冲。

就说在三抢前召开的社员大会上，生产队长忠祥把这次三抢的任务、要求讲完，刚想宣布散会，只听大脚婶婶说了声：“慢！”队长一听感到奇怪：“还有啥事体？”大脚婶婶郑重其事地说：“三抢大忙明天就要开始，队里的一些推耙、四齿耙坏脱了，还没有修好，木匠为啥到现在还不动手呀？”队长为难地说：“我跟木匠童田密说过了，他说没空。”“没空？他做起队里生活象条虫，夜里做私人生活却象条龙，我看是思想有问题。”队长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好跑出去赚外快，是得跟他再商量商量。”“还要商量？”大脚婶婶的喉咙粗起来了：“我看你思想更有问题。”队长不服气地说：“我又没外出赚钞票，有啥问题？”“单这些就够了吗？一个干部，不去阻止这种不正当做法，反而怂恿走资本主义道路，这难道不是大问题？”大脚婶婶

的脸严肃得象一块铁板。队长听不下去了，“腾”地从凳子上弹了起来：“别乱扣大帽子！”大脚婶婶不管队长跳得多高，仍旧一字一句地说：“不要被过寄亲的关系蒙住了眼睛！”一句话说得队长面孔难看地象涂上了一层黄蜡。

原来队里有个木匠叫童田密，学了一手木匠活，专靠替人家做手工生活赚外快，队里劳动几乎不参加，别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铜钎迷”。童田密为了自己外出方便，就利用攀过寄亲的手法与队长拉上了关系，并经常不收钱为队长家里做些木工生活，日长时久，队长也就为他外出开了方便之门。这几天，童田密正在镇上与人家合伙做樟木箱，根本没心思在队里做生活。这时忠祥队长想，会再开下去，就要收不了场子，赶忙敷衍地对大脚婶婶说：“等一歇我再去跟童田密说一声。”说完匆匆忙忙地宣布散会。

大脚婶婶一番话，不但触痛了队长忠祥，更刺痛了木匠童田密的妻子钱金花。这女人私心重，对集体关心少，平时出工经常落在后面，所以有人称她“小脚婆婆”。等队长刚宣布散会，她连忙端起凳子，别转屁股就朝家里跑。把会上的情况跟老男人一说，童田密一想，不好，自己的饭碗要敲掉了。眼睛骨碌碌一转，就和老婆叽叽咕咕商量起来了……

再说，会议一散，大脚婶婶本想跟队长交交心，但接到通知要她马上到大队去一趟，所以事体就搁了下来。临走，她对媳妇桂芳说：“你今晚抽空到街上去买几块砂砖来，明天割稻时磨镰刀用。”

吃好夜饭，桂芳想早点哄小囡睡觉，自己好到街上去买砂砖。但儿子小铁宝就是不肯睡，桂芳刚要发火，只听门“吱呀”一声，走进来一老一小两个人，小脚婆婆手抱西瓜，旁边还跟

着她的孙囡。小脚婆婆笑咪咪地对铁宝说：“不要吵，婆婆送西瓜给你吃！”然后，又对桂芳说：“这只西瓜虽不大，只有六斤四两，但还算是我的一份心意！”桂芳连忙推辞不要，小脚婆婆故作亲昵地说：“一个宅子，都是自家人，分啥你我！”一边说，一边拉过孙囡喝斥道：“小戇大，连寄妈都不肯叫一声。”孙囡害羞地叫了声：“寄妈！”桂芳被钱金花这一套弄得真不是味道，说：“我姆妈从来反对攀过寄亲，她说，这是旧风俗，要坚决破掉！”小脚婆婆说：“你婆婆也有点太顶真了，大家亲亲热热，有啥不好？”桂芳看她这副样子，实在讨厌，就抱起小铁宝，对钱金花说：“你快把东西拿回去，我要走了。”说完就要往门外走。小脚婆婆急了，她想对方不上钩，往后事体不好办，我索性来个生米煮熟饭，把西瓜切开你就不好意思退了。想到这里，她一把拖住桂芳，一手又从台子上拿起菜刀，刚要动手切，只听“嘎吱”一声，门被推开，从外面卷进一股风，小脚婆婆晃了晃，定睛一看，冲进来的正是大脚婶婶！小脚婆婆吓得倒退两步，切西瓜的劲道不知跑哪儿去了，拉着孙囡赶紧朝门外溜去。桂芳把刚才的情况对婆婆说了一遍，大脚婶婶听了，拿起西瓜就往外走。

小脚婆婆前脚刚刚跨进自家屋思的门槛，气还没喘定，只听门外传来“啪哒啪哒”的脚步声，晓得是大脚婶婶来了，赶紧想把灯关掉，装作已经睡觉，想不到她刚把电灯线一拉，只听见老男人一声惊叫：“嚯唷！还不快开灯，手指都斩坏了。”原来童田密正在做生活。小脚婆婆晓得闯穷祸了，慌忙拉亮电灯。这时正好大脚婶婶一步跨了进来。她把西瓜往台上一放，不客气地说：“对我用不着这一套！亲不亲，思想上划，道路上分。攀过寄亲我们不相信！”童田密得知计谋被识破，忙掩饰

地表白自己：“老太婆思想旧，我叫她别搞这一套，她偏不听。”小脚婆婆见男人推到自己头上，就叽叽咕咕地说：“明明是你要我去的嘛。”大脚婶婶说：“到底谁的主意，老母鸡生疮自己有数。”童田密当场被老婆揭穿把戏，心中很恼火；死老太婆，脑子一眼勿转弯。没办法只得强装笑脸对大脚婶婶说：“阿嫂，侬坐一歇。”说完又是倒茶又是端凳，显得十分巴结。“不用了。”大脚婶婶钉住童田密说：“队里的几样农具你打算啥辰光修理？”童田密本想推说没时间，但今晚做私人生活又被大脚婶婶撞着，只得说：“明朝一定做，明朝一定做。”大脚婶婶说：“别象戴卫生口罩，光嘴上一套，要心往正道上想！否则，别说手指头斩坏，恐怕还要跌到泥坑里去呢！”童田密连连点头：“是是是，你阿嫂讲得有道理。”

大脚婶婶回到家里，和桂芳一商量，桂芳拔脚就往镇上去。做啥？故事讲下去自然会明白。

第二天清早，大脚婶婶在河边磨镰刀，她磨了又磨，试了又试，总觉得刀还不够快，恨不得叫它削铁如泥、吹毛就断才好。磨完刀，她伸了伸酸痛的腰，抬头看看启明星还早，又觉得今朝天亮得特别慢。猛然间，她听见有什么铁器相互撞击了一下，寻声望去，只见上镇的路上有个人正在急匆匆赶路，她以为媳妇回来了。但仔细一看不象：那个人弯腰曲背象只老河虾，肩背一只扁塌塌的木箱子，里边还放了不少木匠工具，正慌慌张张向镇上走去。这个不是别人，正是木匠童田密。大脚婶婶放下镰刀，拔脚就向他追去。童田密见后面有人追来，吓出一身急汗，赶紧加快了脚步。大脚婶婶见他不停，就喊了一声：“童田密，慢一点走！”童田密只装聋，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一条茅草路上走去。大脚婶婶见他往这条小路

上走，不追了。她知道童田密那条路走不通，就笃笃定定地守在路口。

童田密果然被一条小河拦住去路，不由暗暗叫苦：吃素碰着月大，走路碰着断头。他只得硬着头皮退回来。大脚婶婶含蓄地说：“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然后又严肃地说：“你为啥说到做不到，欺骗人？”童田密忙解释：“镇上一家生活正吃紧，我去去就来。”“队里生活也正吃紧，你难道就不晓得吗？”“这是队长批准的。”童田密拍出一块挡箭牌，态度硬了起来。大脚婶婶说：“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事，谁批准都不顶用！”童田密冷笑了一声：“嘿，你这个芝麻绿豆官，一眼眼的妇女劳动组长，还管到我头上来了。简直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我劝你还是少做出头椽子，不要拦头管脚。”大脚婶婶坚决而响亮地回答：“芝麻官也好，绿豆官也好，对你头脑里这种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就是要拦，你的脚不走正道就是要管！”童田密见硬的不行，就转个弯说：“阿嫂，我俩前世无冤，这世无仇，为啥要鲜鸡百脚做对头？今朝你就放我去一次，以后你需要做啥家具，只要说一声，我一定随叫随到。”大脚婶婶一听，火呀！大声说：“你想用小恩小惠来拉拢我，做梦都不要想！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从来是水火不相容，天地不搭界。你少噜苏，赶快跟我回生产队去！”童田密还想赖着不走。大脚婶婶一把夺过他的小木箱，拎了就跑。“唉，别别别……”没等童田密把话说完，大脚婶婶已经离开他几十步远了，他只得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跟着回去。走了一歇，他抬头一看，见大脚婶婶直奔队长家里，就转忧为喜，一下子由无精打彩变得若无其事。

这时队长忠祥刚想出门安排农活，见大脚婶婶和童田密

一前一后走来，一看两人的脸色就猜到啥事体了，一开口就打圆场说：“别为了这点小事影响生产，童田密，今天做完了木匠活，明天也参加三抢。”童田密一听，正中自己心意，就眉开眼笑地说：“这个请你放心。”谁知大脚婶婶大喊一声：“不行！今朝不能让他出去，得抓紧把几样急用的农具修出来，不然就要耽误三抢。”童田密听大脚婶婶这样说发急了，就用挑拨的口气说：“队长说话都作不了主，看来这个队得你当家了？”大脚婶婶驳斥他说：“搞好生产是大家的事，人人都有份！童田密，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忠祥队长说：“他就是这么个人。不过外出不是做坏事，为队里增加一笔收入，个人进账也是按劳取酬嘛。”大脚婶婶愤怒地转向队长：“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还有没有是非标准？”

正在难分难解之际，大脚婶婶的媳妇桂芳气乎乎地跑来。童田密拉住桂芳说：“你来评评看，你婆婆讲不讲道理，我在外头又不做坏事，她为啥非要与我作对？”桂芳用眼瞪了他一下说：“在外头做不做坏事，你自己最清楚！”童田密心里发虚，汗珠从额角上“滴滴嗒嗒”滚下来，肚里恨得直咬牙；大脚管的闲事多，讨个媳妇也象婆。他脑子骨碌碌一转，又寻到了借口：“我也关心队里的农具家性，老早想修了，可材料还没领来，叫我拿啥去做？”“这个你放心好了。”大脚婶婶说完“啪哒啪哒”往家跑去。一歇歇，肩扛一根木头大步走来。队长感动地说：“这是你家盖房子用的呀。”大脚婶婶说：“没关系，个人的事先往后放一放。”队长就说：“童田密，既然材料有了，你就做吧。以后队里再还给大脚婶婶。”童田密哭笑不得，要出最后一个花招：“那人家等着我呢，这是最后一天，不去会有童见。”“你不想想，队里生活不做，社员们倒没有意见了？”队长见童

田密这样推三托四，也有点不满意了。桂芳见童田密还不想悔改，就从身边掏出一封信来，交给队长。

原来，桂芳娘家就住在镇上，昨天晚上她照大脚婶婶的意见，到镇上找熟人了解一些童田密的情况，并带回了这封信上群众的检举信。队长不看倒罢，一看火冒三丈：“童田密，你在外边搞些什么名堂？”童田密作贼心虚，语无伦次：“我，我……没做什么呀。”队长的脸气得发青：“你真是一个‘铜钿迷’，瞒着我在外边与人家合伙做樟木箱高价出售。以前，我看在过寄亲的面上，不好意思多讲你，想不到你却利用了这层关系，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此我再也不要你这样的过寄亲！”在事实面前，童田密只得低头认错。桂芳说：“我姆妈说得好，一个人不能只在工分里面兜圈子，铜钿眼里翻跟斗。要经常想一想，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客人，更不是佣人。”队长沉痛地向大脚婶婶检讨：“我错怪你了。放松了学习，只抓生产，不抓思想、路线，被宗族关系蒙住了眼睛，忽视了对小生产者的教育，怂恿童田密这样的人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危险道路。”大脚婶婶意味深长地说：“斗争并没有结束。只要资产阶级法权存在，总有一些人会千方百计利用它、扩大它。我们要向大寨的贫下中农学习，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地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斗到底！”

这真是：

大脚婶婶张冬梅，
一颗红心向集体。
学习大寨迈大步，
狠煞歪风斗到底。

老钟宝育秧

金山县枫围公社 吴仲川

海丰生产队有个七姑娘小组，是一个先进集体。去年，她们种的试验田，粮食亩产二千九百斤。用队长方水根的话来说：真叫讲得响，搨得出！

啥人晓得，今年老天不搭班。夏至以后，雨滴滴嗒嗒落个不停；小暑脚跟又刮了一场台风，气温突然下降。尽管七姑娘拚命抗灾，试验田的稻，直到大暑前还是不肯全部转黄，成熟期推迟了。七姑娘个个急得坐不住，立不牢。今天，太阳快要落山了，她们还在后季稻秧田里一边拔草，一边议论前季稻收割，后季稻移栽的时间问题。隔了一会，组长桂珍偶然别转头一看，发现后面好象多了一个人。她点点人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多了一个。她仔细看看，只见这人一顶大凉帽压到眉梢上，闷着头在拔草。桂珍就喊了一声：“这是啥人？”那人不响。桂珍又喊了一声：“喂！啥人？听见哇？”那人还是不管腔。桂珍有些火了，通通通跑过去，把那人的凉帽一揭：“嘻，是老钟宝！”

老钟宝年纪五十开外，身材瘦削，头发花白。他有个关节炎毛病，腿脚不方便，五、六月里还要穿棉毛裤。可是他偏要当大队的管水员，每天捐了一把铧钐，笃悠悠，笃悠悠，在田里

兜来兜去，忙个不停。今朝兜到七姑娘试验田里来，桂珍倒有点意料之外：“哎，大伯，你怎么也来了？”老钟宝平时说话不多，开声口，不超过三句半。现在桂珍问他做啥来，他就瓮声瓮气地说：“我也来参加你们组！”话音刚落，七姑娘个个笑得直不起腰。老钟宝板起面孔说：“笑啥？要赶我走哇？”桂珍忍住笑，说：“大伯，我是说，你老了！”“老又怎么样？人老骨头粗，不怕磨功火。”桂珍晓得，老钟宝要去的地方，你用九条牛也别想拖开！于是就说：“那你就当我们的特别顾问，帮助指点指点。”老钟宝笑了：“这才象话！”

五、六十岁的老钟宝为啥偏要参加七姑娘小组？说来话长。七姑娘小组本来有个顾问，不是别人，就是桂珍的阿爸，海丰生产队队长方水根。水根眼看已经是七月半了，试验田的稻还碧碧青，心里想，季节一脱，后季稻减产的局面是摆定了。前几天，他到大队去开会，听说下半年化肥不能增加，顿时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瘪了下来；本来已经是舌头舔鼻头，差了一截；化肥再不增加，后季稻这出戏肯定唱不响了。所以，他连七姑娘试验田也没有心思去顾问了。老钟宝见水根这副懦夫懒汉的样子，气得他几乎要骂了起来：“哼！一点志气也没有！”老钟宝讲在嘴上，急在心里。今朝他象老战士上战场，在七姑娘试验田这块阵地上，选择着进攻的目标，准备和水根的错误思想开一仗，端正他学大寨的态度，进一步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这，就是他偏要参加七姑娘组的原因。

桂珍见老钟宝来了，连忙说：“快点帮我们参谋参谋，前季稻啥辰光收割好呀？割早了嘛，影响前季产量；割迟了，又怕后季减产。真是‘踏一头，翘一头’，摆不平呀！”老钟宝听了，慢吞吞地反问了桂珍一句：“牛逃出去了，尾巴拖得牢吗？干

脆，最后割，种‘关门秧’！”老钟宝讲完，见七姑娘一个个眼睛瞪得象田螺，一时还没有明白，于是他又说了一句：“试验田不是争名田，是争气田！”讲完，一个人自顾自地走了。

老钟宝一走，七姑娘就议论开了；真是怪老头，第一天来就出个馊主意，啥人不晓得立秋以后种的稻，迟一天，产量就要差一个成色呀！但桂珍说：“不！大伯这个建议有文章；前季稻已经脱了季节，收割不推迟，产量就更低了。大伯是在启发我们树立革命的志气，闯这个难关呀！”姑娘们冷静一想，觉得是有道理，但后季稻种“关门秧”还要夺高产，总觉得有困难。桂珍又提醒大家说：“芥菜开花早生心。老钟宝既然提出这个建议，心里必有盘算。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闷葫芦里的宝挖出来！”姑娘们听说要挖宝，都纷纷抢着要去。最后，通过了两条决议：今朝夜里，其他人去找老钟宝挖宝，桂珍找队长商量；明天上午，一边劳动，一边汇报执行的情况。

第二天出工钟声还没有敲响，七姑娘已经来到了田里。去找老钟宝的姑娘催着要桂珍先讲。你猜，桂珍怎么讲？她说，“队长的意见和老钟宝完全一致，种‘关门秧’！”姑娘们一听，开心啊！真没有想到事体这样顺利！刚想把从老钟宝那里探来的宝讲给桂珍听，只听见后面“咳”一声咳嗽声，转过头一看，老钟宝掬了钵杪，笃悠悠，笃悠悠走过来了。姑娘们晓得，他最恨爱吹不爱做的人，一下子声音都没有了。等老钟宝走到面前，实在憋不住了，又“哄”地笑了起来。老钟宝朝他们看了看，说：“笑什么？等一下哭都来不及了！”一句话，又把七姑娘说闷了：难道老钟宝还有什么宝藏在肚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今后七姑娘自然会明白。

水根在种“关门秧”的问题上怎么会同老钟宝一致起来了

呢？说来并不奇怪。今年一场灾，把他的志气吓掉三分三，前季稻推迟了成熟期，他对后季稻是不指望了。只要前季稻能多收几斤就不错了。所以，昨天夜里桂珍把老钟宝的建议一提，他当然满口答应。今朝一觉醒来，再想想这件事，觉得别的倒没啥，就是试验田牌子一倒，名气要丢光！想到这里，他顿时改变了主意：不能种“关门秧”！凭着海丰生产队这块先进单位的牌子，不怕弄不到化肥，今天上午到大队去开会，下午就到供销社去磨嘴皮，只要化肥到手，后季稻产量就十拿九稳。

水根骑着自行车到大队去集中，路过试验田，见老钟宝和七姑娘正在拔草，远远地就喊了起来：“桂珍！我考虑了一下，后季稻‘关门秧’种不得！还是照老样子！”水根几句话，好象一盆冷水，劈头盖脸地朝七姑娘身上倒了下来。桂珍忍不住了：“阿爸，我们种‘关门秧’，是为了闯出一条后季稻夺高产的路子，你为啥不支持？”“闯路子，闯路子，能保牢名气已经蛮好了。后季稻脱了季节，秧就是插到化肥堆里，也夺不到高产！”正在拔草的老钟宝听到水根讲出这两句话，抬起头来朝他看了看，说：“化肥多了，土地要板结；你头脑里老想着化肥、化肥，我看你脑子也有点板结了吧？桂珍，你说给他听听，给他脑子通通气！”老钟宝要桂珍讲点啥？喏，就是姑娘们从他那里探来的宝。只听桂珍说：“阿爸，老钟宝提出了一个既种‘关门秧’，又不脱季节的好办法！”水根一听，差点笑脱牙齿：“既种‘关门秧’，又不脱季节，我队长当了十几年，这个办法我想也不敢去想一想！”桂珍不管阿爸要听不要听，还是讲了下去：“老钟宝提出：在三抢前，把秧拔起来，移到另一块空地里，可以比大田密一些。寄养一段时间，让它充分发育，长身子，打

基础。到三抢后期，再移到试验田。这些秧苗经过两次培育，特别老壮、有力，一到大田安家，就会提前发棵、抽穗，这样做，既可以保证前季稻不割青，又能做到后季稻不减产。真是抗灾夺丰收的好办法！”桂珍讲得头头是道，水根听了却不着边际，把头摇得象拨郎鼓一样说：“三抢任务这样重，还要搞两次育秧，劳力啥地方来？第二次育秧的秧田啥地方来？不见得种到屋顶上去吧？还是我到供销社去动动脑筋，多弄点化肥，想办法保牢名气，我也算放心了。好了，不要独出心裁，想那些做不到的事情！”水根说完最后这句冲着老钟宝的话，“刷”地一下骑上自行车走了。

水根一番话，倒把七姑娘弄明白了，怪不得刚刚老钟宝说：“等一歇你们哭都来不及呢！”看来老钟宝是准备和水根开一仗的。朝老钟宝一看，只见他对着水根的影子，“呸！”吐了口唾沫，抬起那条生关节炎的腿，走了。老钟宝到啥地方去？供销社。做啥？关后门。老钟宝不但占领这块阵地，主动出击，打出了“两次育秧”这发“炮弹”；现在他还准备去截断水根的后路，再和他正面交锋。

从海丰生产队到公社，来回二十里路。老钟宝不会骑车，迈开双脚，“蹬蹬蹬”地走了起来。今年雨水多，他的关节炎毛病断断续续发个不停。加上这几天在水里一泡，两只膝盖又酸又痛，走起路来，有时还会发出“喀喀喀”的响声。走不到十分钟，就痛得头上的汗都冒了出来。可他还是一步接一步地朝前走去。

老钟宝找到供销社负责人，把情况谈好，他想想还不放心，又走到公社去说，党委书记很支持他的意见，一个电话打到供销社，要求他们在化肥供应上坚持政治挂帅，按原则办

事。老钟宝这才动身回队。回到家里，一屁股坐在竹椅上，不会动了。两只脚又酸，又麻，又痛。他老伴说：“老头子，今朝是什么黄道吉日，和竹椅做起朋友来了？”老钟宝用手朝膝盖上一拍，说：“我在等一位贵客！”这贵客就是队长方水根。老钟宝心里有数，后路一拦，逼得水根寻上门来。所以，他就索性坐在竹椅上等他。老钟宝一边用手按摩着大腿，一边动着脑筋：这一仗怎样打法？光用“大炮”轰是不来事的，还要好好研究一下战略措施。想到这里，他牙齿一咬，“腾”地站了起来，一手扶着墙头，一手搭着椅子，一步一步地走进里屋，拿起一本《红旗》杂志一字一句读了起来。

果然，近夜饭光景，门外刮起一阵风，水根气乎乎地冲了进来：“老天不帮忙，你老钟宝为啥还要和我作对？”老钟宝慢吞吞地说：“你讲的话，我怎么听不懂？”水根这时火呀！下半年在供销社碰了一鼻子灰，眼看打好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现在见老钟宝那副不冷不热的态度，真是气得头昏脑胀。不管水根火冒三丈，老钟宝还是心平气和地说：“你坐下，我先给你看看病！”水根虽然有些头昏脑胀，也晓得老钟宝从来不开玩笑。但现在啥地方有心思看病啊！于是把头一别：“啥人要看病！我要化肥！”老钟宝一本正经地说：“化肥会有的，先看病要紧。嘴张开来，让我看看舌苔。”水根一时被弄得懵里懵懂，竟真的把嘴巴张了开来。老钟宝看了看说：“哦，中焦阻塞，肝域不舒，缺气哪！”水根叽叽咕咕地说：“缺啥气？我缺肥！”老钟宝眯着的眼睛突然睁大，盯牢水根，一字一句地说：“你缺的是大寨人志气，艰苦奋斗的勇气！多生产几斤粮食就是为了图一个好名气吗？不！帝修反攻击文化大革命把生产搞糟了，林彪诬蔑我们把国民经济搞坏了，我们是在和国内外

的阶级敌人斗啊！而你，小生产思想迷住了心，不想国家，想自己；跌跌冲冲，患得患失，哪有一点贫下中农的志气呀！”老钟宝一番话，把水根说呆了，这个平常开口不超过三句半的老头子，今朝却滔滔不绝讲起大道理来了！自己虽然不能完全接受，但一下子也找不出半句反对的理由。他只是张大眼睛，白瞪白瞪朝老钟宝看。这时，老钟宝把手里那本《红旗》杂志朝水根怀里一塞：“喏！拿去！可以帮你清清脑，通通气！”

这一夜，水根和老钟宝都没有困好觉。水根想想老钟宝几句话，再看看《红旗》杂志上几篇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文章，逐步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是跟不上形势。但他扳扳指头，算算时间、劳力，总感到搞“两次育秧”有困难。再说，第二次育秧的秧田还不晓得在啥地方！真弄不明白，这个办法，老钟宝是怎样想出来的？所以，他好象在摊面饼，翻来复去困不着。

再说，老钟宝在床上，一歇躺下，一歇坐起，一歇又用拳头敲敲腿。不但关节痛使他困不着觉，而且水根的思想，第二次育秧的秧田，也使他担心得困不着。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透，他拿起铧耖又去兜田头了。

老钟宝没走出几步，就碰到了桂珍。桂珍发现今朝的老钟宝好象和平常两样：平常裤脚管卷到膝盖高，今朝却拖到脚背上；平常铧耖搁在肩胛上，今朝却拿在手里好象当拐杖。是不是大伯的关节炎又发了？刚想开口问，只见老钟宝把铧耖朝肩胛上一搁，蹬蹬蹬地走了起来，步子比平常还要坚定、有力。桂珍急着去通知姑娘们到棉花田突击施肥，再看看老钟宝这副雄赳赳的气派，也就不多问了。只是说：“大伯，不管队长同意不同意，为了夺取更大丰收，我们坚决要搞两次育秧！”

今朝夜里开诸葛亮会议，专门研究第二次育秧的秧田问题，你来参谋参谋好吗？”看到青年们在斗争中不断成长，老钟宝心里别提有多少高兴。他一口答应桂珍的要求，迈开双脚又走了。想想离开三抢的日子越来越近，如果第二次育秧的秧田再不解决，“两次育秧”也要成为一句空话。走到饲养场附近，老钟宝的双脚突然停住了，好象发现了新大陆。原来饲养场有一只池塘，老钟宝想：把水抽干，不就可以做秧田了吗？可是池塘里养着满满腾腾水花生怎么办呢？找饲养员张大嫂商量商量。这时张大嫂正好走过来，老钟宝把来意和她一讲，想不到张大嫂说：“本来是准备把水花生捞起来上窖发酵，池塘里再养一茬水浮莲。可是这两天几头老母猪正好落小猪，大田里又忙着三抢准备，人力安排不过来呀！”老钟宝一听，喜出望外：“张大嫂，人有的！今朝，我和你搭个手，就把这件事干了吧！”说完，就和张大嫂搭挡着，一筐一筐捞起水花生来。那怕是两只膝盖一阵阵钻心痛，老钟宝照样精神抖擞，干劲冲天。不多一歇，就把池塘里的水花生全部捞了上来。老钟宝心急，要张大嫂再帮个忙，一起去把潜水泵抬来；今朝抽干水，明朝七姑娘就可以来做秧田了。

张大嫂早被老钟宝的革命干劲所感动，听说要去抬水泵，马上拿来了担绳、扁担，和老钟宝一起朝仓库走去。这只潜水泵不算最大，但连同吸水管，电动机也至少有百外斤，老钟宝人长，走在后面。两个人“吭唷咳唷”地扛了起来。走着，走着，张大嫂觉得老钟宝的步子好象越来越慢了，转过头来一看，只见老钟宝的额角头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嘴里呼哧呼哧喘个不停。于是她连忙说：“歇一歇，停一停吧！”“目的地还没到，不能停，快！”老钟宝说完，两腿又迈开了大步，嘴里一个劲

地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张大嫂哪里晓得，老钟宝一双腿关节炎正在发作，跨出一步，都象针刺一样痛啊！等抬到池塘边，老钟宝腿一软，“扑通”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立不起来了。这下，可把张大嫂急坏了，以为他生了什么毛病，想想一个人照顾不了，拔脚就朝棉花田奔去，把水根和桂珍叫来。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把今朝上午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们听。水根听了，目瞪口呆，为啥老钟宝想到的地方我总想不到呢？桂珍听了顿时明白：怪不得今朝他把裤脚管放到脚背上，原来是不让我们晓得他的关节毛病发作了！桂珍急匆匆奔到老钟宝身边，二话没说，就把老钟宝的裤管朝上一捋，只见膝盖周围肿得象大腿一样粗，感动得眼泪都落了下来。水根一看，也急了：“你为啥不早说呢！”讲完抓住老钟宝两只手，身子一蹲，背起来就走了。他只感到老钟宝那颗心在有力地跳动，那股热气一直暖到自己的身上。他一路走，一路在想：老钟宝腿脚不便，队里劝他到企业单位去，他为啥偏要当管水员，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种田人怕水，还叫啥种田人？为啥在灾害面前他不泄气，想出了“两次育秧”的好主意？为啥过去开口只能讲上三句半，昨天夜里却能用革命的道理来拨亮我的心？……看来，要向七姑娘学习，也要到老钟宝那里去探宝呀！

水根正想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老钟宝家里，好象今朝这间房间特别明亮，他把老钟宝扶到床上，抬起头来一看，只见房间正中毛主席像的两边，端端正正地贴着两条毛主席语录，一看笔迹，是老钟宝写的，一边是“农业学大寨”，另一边是“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水根读着毛主席语录，

想想昨天夜里老钟宝的一番话，再看看老钟宝这一双腿，心里明白了：老钟宝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豁出命来干啊！想到这里，他紧紧拉牢老钟宝的手说：“大伯，我缺少你那种革命精神呀！……”看到水根的进步，老钟宝笑了笑：“水根，要晓得，粮食是宝中之宝，多生产一斤粮食，就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多增添一份力量呀！”水根听了连连点头。

故事讲到这儿该结束了。同志们要问：“两次育秧”搞成了吗？口说无凭，请到七姑娘试验田去看看。你看，稻秆粗壮，苗叶墨绿，蓬蓬勃勃，正在拚命发棵，向上窜，长势简直超过立秋前种的田块。现在七姑娘正在第二次耘稻呢！

那么老钟宝的腿好了吗？喏，你看那边，一个掂着铧耖的老同志，就是老钟宝。他笃悠悠，笃悠悠在田里兜来兜去，脑子里大概又在想什么学习大寨的新套套呢！



报 喜 之 前

上海电力
修造总厂
李惠生



深夜十一点钟刚刚敲过。电业配件厂的中心大道上，突然响起了欢乐的锣鼓声，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

只见车床一班的同志们捧着一张大红喜报，向厂革会报喜来了。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副班长阿福，他四十多岁年纪，胖乎乎，矮墩墩，满脸喜气洋洋，一边走一边还拉开嗓子喊：

“同志们，用点劲敲呀！不要怕

锣敲破，鼓敲穿！”当队伍将走近车床二班工场间的时候，突然路上闪出一个人来。此人身材高大，紫红色的脸膛上闪耀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虽然头发已经灰白，可腰背挺直，显得刚毅、坚强。他就是一班的老班长李正钢。老班长大步迎上队伍，双手一伸：“停！”就象一声炸雷，惊得鸣锣敲鼓的一个个紧急刹车，嘎然停止。老班长又一挥手：“退！”大家一愣，不明白为什么要退。副班长阿福走到李正钢旁边：“老班长，任务已经提前完成，我们是到厂革会报喜去呀！”“这我知道！”老班长又果断地一挥手：“退！回去再说！”大家见老班长说得斩钉截铁，便转过身，往回走去。

同志们一定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个季度车床一班和二班展开了劳动竞赛，两个班你追我赶，眼看都能在今天完成任务。这就是说，比计划提前了十天。所以今天中班两个班进行了最后的“冲刺”，晚上十一点不到，一班任务完成了，首先到达了终点。副班长阿福满心欢喜，拿出白天

准备好的喜报，拉了一帮小青年，抢先到厂革会去报喜。他想：这次竞赛超过二班，上半年度再评个先进，我们一班就扬名全厂，往后好的设备，棒小伙子，就会源源不断地分到我们班里来。而老班长在半小时前，到二班去了，现在刚从二班出来。一见阿福他们这副架势，老班长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几个疑问，他临走时曾经关照过阿福，任务完成后，先把大家集中起来，有什么事情等他回来再说。为啥现在急急忙忙要去报喜了呢？就是去报喜也应该走近路，为啥偏要绕二班边上过呢？老班长隐隐感到这里面恐怕有某些不健康的東西，因此毅然地把报喜队伍截了回去。

现在队伍回到班里，老班长叫大家放下锣鼓、喜报，然后严肃地说：“同志们！我提一个问题，我们劳动竞赛是为了什么？”阿福感到老班长这个问题提得稀奇，这难道还用得着回答吗？青工大虎说：“这不是很清楚，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嘛！”“对！”老班长点点头，“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可是我们一个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就行了吗？为什么我们在完成任务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报喜、争第一？而且要绕过二班边上走，我们与兄弟班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呀？请大家结合最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好好想一想！”老班长嗓门不高，但话却象体育运动员掷出来的铅球，沉重而有力量。副班长阿福搔搔头皮，他已经感到绕道二班边上走，的确不大对头，可任务完成了，向厂革会报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又有什么关系呢？

“同志们！”老班长顿了顿又开口说，“刚才我到二班去了，看来二班……”话没说完，突然外面有人喊了一声：“老班长！”只见二班副班长小丁急匆匆奔了进来，他一把拉住老班长的

手，气喘吁吁地说：“老班长，我，我们，断，断……”小丁由于走得急，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歇了一会才说清楚。原来二班有两个小青年不留心把刀弄断了，到仓库去领，仓库说暂时没货，有五把刀昨天被一班全部领去了，一时未买来。所以小丁急忙到一班来借。

听小丁这么一说，老班长心头掠过一丝阴影，他知道厂里的制度规定，车刀是以班为单位集体领取的，再由班长分配到个人。他们一班领刀和分刀都是由阿福负责的，昨天显然是他把五把刀领来了。于是老班长对阿福说：“你拿两把刀给小丁！”阿福慢吞吞地立起身来，很不情愿地打开工具箱，拿出两把刀来。老班长一看，两把刀都没有磨过，便皱着眉头说：“有磨好的吗？”阿福很大方地打开工具箱，答道：“没有啦，都用完了，你看！”老班长朝阿福瞪了一眼，指指边上的一只小箱子：“把这只箱子打开！”阿福听到老班长这样一说，脸色马上变得很难看。要晓得这只小箱子是他的秘密仓库。但这瞒得了别人，却瞒不了老班长。他急忙说：“里面两把刀是你和我节约下来的。”老班长说：“拿出来，给小丁！”阿福没有办法，只得拿了出来，朝小丁手里一塞：“喏，拿去！我们好不容易省下来，你们倒来吃现成饭！”这两句话象刀子一样刺到了小丁的心里，他脸孔“刷”地涨得通红，手猛一甩：“不借了！”头也不回地走了，两把刀“当朗”一声，落在箱子上。老班长狠狠地瞪了阿福一眼，心里一阵难过。他想：眼前不是批评的时候，于是拿起两把刀，对大虎说：“快送去！”大虎接过刀，刚要走，老班长又叫住他，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大虎点点头奔了出去。

大虎跨出门，老班长回过头来，说道：“同志们！现在看来，二班不仅仅是借刀的问题，他们还有一些生活在今夜十二

点之前很难完成。我建议去拿一部分过来，我们帮他们吃掉！”“好！”大家齐声回答。阿福急忙问：“那账怎么算呀？”老班长笑笑：“做出来还怕不好算账吗？”

不一会，大虎推着小车进了工场间，紧接着马达飞转，机声隆隆，工场间里顿时又热闹起来。不到半个小时，一小车生活都做完了，老班长从一台一台机床前走过去，仔仔细细检查质量。阿福也从一台一台机床前走过去，详详细细地统计数量。接着，他在地上做了一道加法，然后裁了一张红纸条，贴没喜报上原来的数字，拿起毛笔，打算重新写上一些数字。他心里想：我们没有去报喜，可是数量比他们完成得多，还是比他们先进。他刚要举笔写，突然被一只粗壮的手捏住了。阿福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班长。他解释说：“数字不对啦，现在我们又做了二十五只，要加上去！”说完，举笔又要写。老班长伸手拿过毛笔，轻轻放下，说：“不要改了，这些生活还是要送回二班！”阿福一看，果然大家把做好的生活朝小车里装，不禁急了：“老班长，这是我们做的呀！为啥要送回去？你不是说过，要算账吗？”老班长笑了：“是啊！我是说要算账的，可是我说的是要算过去，不是算过来！”

阿福想自己上当了，忍不住提高嗓门说：“我不同意！高姿态总要有个限度！”说完气乎乎地朝边上一坐。老班长惋惜地摇摇头。一边的大虎却火了：“你这是争名争利！”“什么？我争名争利？”阿福受不住了，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这样做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我也是为了一个班的荣誉。”说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老班长这时坐到阿福边上，耐心地说：“阿福，你这样做，看起来是为了我们一个班，但实际是放大的个人主义。我们开展的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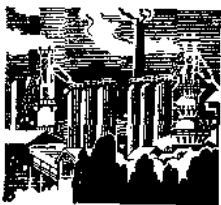
设社会主义，不是为了争名争利！文化大革命前，走资派是用物质刺激推动劳动竞赛，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今天难道你全部忘了吗？”

经老班长这么一说，阿福想起了十年前的一件事。那时，阿福在二班当班长，同另一个班开展劳动竞赛。那个班的班长，原是一个个体生产者，后来被吸收进工厂。他为了获得优胜，不择手段，把加工简单，超额工时多的产品都抢过去，还搞了个小“仓库”，把原来公用的生产工具垄断使用。而阿福那个班分配到的产品，工时紧，又时常因为领不到工具，总是比较勉强才完成任务。走资派对那个班长的做法不但不批评，还称赞他有“办法”，而对阿福这个班却大会批评，最后还撤了阿福班长的职务。当时在其他车间的老工人看到这种情况，贴了一张大字报，批判走资派。走资派恼羞成怒，给阿福记了一个“大过”处分，还扣了他的奖金。想想吧，那是什么劳动竞赛啊！简直是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这不仅影响了生产，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

老班长这时见阿福低头不语，便又严肃地说：“阿福，你好好想想，我们竞赛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象你这样，那势必会弄得竞赛结束，生产上去了，人与人的关系反而紧张了。如果说，我们班与班之间，车间与车间之间，厂与厂之间，也象这样追名逐利，相互竞争，这不是把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相互关系往修正主义道路上引吗？”阿福抬起头，惭愧地说：“老班长，我……我错了！”然后猛一转身，推了小车就往外走。

阿福刚走到门口，门却“砰”一声被人推开了。二班的同志拿了一封感谢信走了进来。小丁激动地握住老班长的手说：“谢谢你们的支援！”又拦住阿福：“不要送去了，这些生活

应该算给你们！”“不！不！”阿福惭愧地说，“我们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团结战斗，共同前进！”说着推了就走。小丁和二班的同志又忙拦住，双方相互推让着。老班长看到这种情况，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只见他高声地说：“同志们，大家不要争了！我建议，我们两个班合写一张喜报，以实际行动向资产阶级法权宣战！”“好！”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大虎马上拿出了一张大红纸，阿福挥笔，立时写了一张喜报，老班长手一挥，就象乐队的指挥一样，顿时锣鼓齐敲，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两支队伍合在一起，向厂革会走去……



评论《水浒》故事

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革命故事创作组选评

投降派的眼泪

《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作者大肆吹捧和美化宋江这个投降派，说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把被宋江篡了权的起义军说成是一支“一般兄弟称呼”的平等军队。这种说法曾经蒙骗了不少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宋江究竟对谁忠诚？他的“义气”又是什么货色？梁山起义军果真是平等和睦相处的军队吗？请听《水浒》八十三回中“宋江陈桥驿滴泪斩小卒”的故事。

话说，宋江受了招安，投降不久，宋徽宗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宋江领兵去打北方辽国。宋江一接到圣旨就感到这是为皇帝效劳的好机会，所以他心中喜欢，满口答应。

宋江为了叫众将士都死心塌地跟他一起为皇帝卖命，就带了一队人马，连夜赶回水泊梁山，把这个晁盖建立起来的农民起义根据地拆个精光。宋江这样做一来向皇帝表白忠心，二来断绝那些对招安不满者的后路。

宋江拆毁了梁山泊营寨，又急急匆匆赶回了京城。一回到京城，宋江就受到了宋徽宗的召见，宋江受宠若惊地来到皇宫，趴在宫殿里连连向宋徽宗叩头，肉麻地说什么皇帝赦免了自己的罪恶，就是挖出心肝也报不尽皇上的大恩。现在奉命去打辽国，一定要竭尽忠义，为国出力，建功立业，做个忠臣。宋江的这番话完全暴露了他甘心情愿当皇帝走狗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宋徽宗为了要梁山起义军为他拚命，就派人带了酒肉在京城外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犒劳出发征辽的梁山军队。规定每个士兵一瓶酒，一斤肉，但是派去送酒肉的两名朝廷厢官私下扣掉了半瓶酒，几两肉。

这个消息被梁山起义军士兵知道以后，都非常气愤。一面行军，一面议论纷纷。一个军校从路边发酒肉的朝廷厢官手里接过酒肉一看，果然少了许多，火气顿时冒了上来，指着厢官的鼻子大骂道：“你们这几个好利之徒凭什么克扣俺们的酒肉！”那个厢官见一个普通的士兵竟敢骂他，便凶声凶气地喝道：“你说我怎么是好利之徒？”“皇帝给了我们每人一瓶酒，一斤肉，你们都克减了，不是我们为了一点酒肉，实在是你们这批家伙不讲道理，欺侮人，佛面上刮金。”那个朝廷厢官被骂得恼羞成怒，暴跳如雷地叫道：“你们这批刮不尽，杀不绝的强盗，还这么大胆！给你们酒肉吃还嫌多嫌少，梁山的本性还不改！”几句话更激怒了那个军校。那军校拿起酒肉，劈头盖脑朝厢官脸上砸去。吓得厢官大叫：“来人哪，把这贼抓起来！”那军校听说要抓他，立刻从腰边拔出刀来，大喝道：“俺在梁山泊时，比你厉害的人，我也杀了，量你这等狗官，有什么鸟用？”说完一个箭步冲上去，手起刀落，正好砍在那厢官的脸上。军

校又撩起几刀，砍死了厢官。应该说杀了这样的贪官污吏是桩大快人心的事情，可是《水浒》中写到军校杀了厢官后，起义军的士兵们都吓得躲开了。这分明是《水浒》作者对起义军的污蔑。

那么宋江知道这桩事情态度如何？我们继续讲下去：

当杀死了朝廷厢官的消息传到了宋江耳朵里，宋江大惊失色，慌得手足无措，就象热锅上的蚂蚁。那么宋江为啥这样惊慌不安呢？原来宋江是怕这一件事，会被他的对头即地主阶级的另一派高俅、童贯等人抓住小辫子，说他对朝廷不忠；皇帝也要进行追究，那么他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就要白费了！如果杀了那个军校，去向皇帝请罪，那他平时挂在嘴上骗人的“义气”就会没人相信了。

但宋江毕竟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眉头一皱抹上心来。心想：忠义可骗人，也可杀人呀。于是他飞马来到了陈桥驿，把那军校叫来，装做一本正经的样子问了事情的经过。军校说：“这个厢官，口口声声梁山泊反贼，梁山泊强盗，骂俺们杀不尽，斩不绝，因此一时激愤，杀了他。……”宋江说：“他是朝廷派来的人，我见了他也害怕，你怎么能把他杀了，这下可要连累我们大家了，俺如今奉了皇帝的命令去打辽国，还没半点功劳，倒做了这样的事情，叫我怎么办哪。唉！”说完宋江故意装做难过的样子连声叹气。然后挤出几滴眼泪，假惺惺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自从上梁山以来，大小兄弟没有杀过一个，可说是尽忠尽义。但是今日我们已经受了招安，便是皇上的军队了。你现在犯了这等罪，我要保也保不住了。可我真的不忍心杀你啊！还是你自己喝醉了酒去自杀吧。”宋江就这样用他的假仁假义蒙骗了那个军校。那个军校还真以为宋

江不忍心杀他，他为了不使宋江为难，就喝醉了酒上吊自杀去了。

那军校一死，宋江一面叫人把他的头砍下来，挂在竹竿上，号令三军。一面用袖子掩着脸嚎啕大哭起来。《水济》作者这样描写，本意是为了表明宋江是一个既“忠”又“仁义”的人。其实弄巧成拙反而暴露了宋江既是奴才又是刽子手的丑恶面目，忠君是真，“仁义”是假，是个假仁假义的伪君子。

宋江这样做，达到了向皇帝表白忠心的目的，又保全了自己讲义气的名声，同时又威胁了那些对招安投降心怀不满的将士，手段既狡猾又毒辣。

通过这个故事，可知宋江的忠，只是对封建王朝、对皇帝的忠，对故手下的将士根本就不讲什么“忠”。宋江的“义气”也只是用来欺骗起义军，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水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鲁迅的话深刻揭露了《水济》中宋江宣扬“仁义”的虚伪性。这真是：

军校怒把贪官斩，
宋江忠君当奴才，
陈桥驿边斩小卒，
猫哭老鼠假慈悲。

奴才的梦呓

《水济》这部书为宋江的投降主义书袋大唱颂歌。是一部投降主义的伪英雄反面教材。宋江在“陈桥驿”……

“替天行道”杏黄旗，就是宋江出卖农民起义，屈膝投降皇帝的黑旗。他的“替天行道”实际上就是替大宋王朝保天下。不过，作者把这一切都遮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精心安排为天意如此，不得违背，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涂脂抹粉，说成是天经地义的。《水浒》四十二回里宋江梦见九天玄女娘娘这只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宋江自从浔阳楼题诗事发以后，被判死刑。在绑赴法场，即将处斩的当儿，幸得晁盖率领梁山泊众好汉劫了法场，把他解救上山。但宋江刚一上山，却思念老父，想下山去接父亲、弟弟一起来山寨。晁盖见众弟兄连日辛苦，想再歇两日，打点人马，一经去取。宋江不听晁盖劝阻，执意要行，晁盖无奈，只得放他去了。宋江到了宋家村，等到夜晚，悄悄溜进庄里，敲开后门。宋江的弟弟宋清出来开门，一见宋江大吃一惊，告诉他这两日县里差下来的官兵正要捉拿宋江和他们一家，如今官兵正在四周监视。宋江听了，惊得一身冷汗，不敢进门，转身便走。不料，已被官兵发觉，点亮了火把，高声呐喊：“宋江休走！”紧紧追赶不放，宋江慌不择路，走进了“还道村”。原来这村四周团团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道涧水，中间单单只有一条路，由这条路进去，仍得由这条路出来。宋江这时前头无路后有追兵，只得奔进村里，拐过一座林子，见有个破庙，忙闪身躲藏了进去。这时，追兵已到庙门口，宋江见殿上有个神厨，就揭起帐幔，探身便钻入神厨里，放下短棒，人缩成一堆儿伏在厨内，气也不敢喘。

官兵在庙里吵吵嚷嚷，乱翻乱搜，宋江吓得魂不附体，心想：今番我必定完蛋了。这时，只见两个青衣童子，来到厨边说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赴宫。”那么宋江怎么变成星

主了呢？原来《水浒》作者为了给宋江头上按一轮光圈，胡说宋江是什么“天魁星”下凡。

再说宋江听了两童子的话，诚惶诚恐地跟着他们穿过苍松夹道的大街。走进涧水淙淙的青石桥，来到一座大殿。只见地上都是龙凤砖阶，殿上金碧辉煌；正中七宝九龙椅上，坐着那个娘娘。娘娘命童子献酒，宋江连饮三杯，吃了三枚仙枣，磕头拜谢。娘娘又降法旨，取三卷天书赐与星主。一位青衣童子去屏风背后，玉盘中托出黄罗袱子，包着三卷书交给宋江，宋江看时，这包书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不敢打开看，再次拜谢，然后把书藏在袖中。娘娘再降法旨：“宋星主，给你三卷天书，你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你要记取，终身受用，勿忘勿泄。”说着叫青衣童子送宋江回去。两位童子把宋江送到河边，朝下一推，宋江大叫一声，醒来却是南柯一梦。

宋江爬将起来看时，明月挂中天，料是三更时分。他朝袖子里一摸，手内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摸出来看时，果然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得口里酒香。宋江想道：“这一梦真乃奇异，似梦非梦。若是做梦，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口中有酒香，枣核在手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不曾忘了一句。若不是做梦，我现在分明在神厨里。对，大概是这里神圣显灵。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帐幔看时，九龙椅上藏着一个妙面娘娘，正如梦中一般。宋江寻思道：“这娘娘呼我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他伸手去厨里摸了短棒，把衣服掸了一掸，一步步走下殿来，从左廊下转出庙门，仰面看时，旧牌额上刻四个金字：“玄女之庙”。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惭愧，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授与我三卷天书，又救了

我性命。如若能够再见天日之面，必当来此重修庙宇，再建殿堂，伏望圣慈俯垂护佑！”

瞧！通过宋江“还道村”一梦，作者不遗余力地抬起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来为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服务，使宋江日后的投降招安成为遵循天意的名正言顺的行为，所以宋江在接受皇上招安时就堂堂皇皇打出了“顺天”“护国”两面白旗。实际上，九天玄女娘娘完全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作者通过九天玄女娘娘之口，为宋江规定了投降的目标和策略。要宋江借“忠义”为烟幕，上山篡权夺位，从而改造这支农民起义军为皇上的御林军。宋江以后改堂名，受招安，征方腊，毒李逵，正是一步一个脚印按照九天玄女娘娘规定的路线走的。用“替天行道”这根绞索把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大军扼杀了。以后作者在八十八回里又让宋江再次梦见九天玄女娘娘，让九天玄女娘娘表扬了宋江前一阶段的丑恶行为：“你能忠义坚守，未尝少怠”。希望宋江“保国安民，勿生退”。最后，作者让皇帝宋徽宗也做了一梦，梦见宋江为他药鸩李逵向皇上邀功请赏。皇上决定为宋江建立庙宇，敕封烈侯。作者用心可谓良苦，他企图叫后人继续效法宋江，不要造反，为皇上出力，但这只能是南柯一梦。大江挡不住，毕竟东流去。农民起义如汹涌的大江，一浪高过一浪，它荡涤了宋江等这类蛀虫，冲毁了历代封建王朝，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不是天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里弄女支书

潘 与 庆

这是星期日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在新风里委的一条弄堂里，一个四十三、四岁的女同志，正挥舞铁锹，在清除垃圾。虽然天气很冷，但她的前额上已渗出一层细细的汗珠。她是谁？她就是新风里委党支部书记、新干部干慧敏同志。原来干慧敏看到隔壁弄堂房子翻造以后，弄堂里堆积了不少杂七杂八的建筑垃圾，既影响卫生，又影响交通，就趁今天休息，一早推着拖车前来清除。

这时，一位老妈妈出来买菜，一见这情景，就感动地讲：“慧敏啊，你上个星期日下午里弄帮我们搪修煤炉，今天又来帮我们清除垃圾，真太过意不去呵！”慧敏抬起头来，抹了一把汗，笑嘻嘻地讲：“大妈，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嘛。”这时，其他里弄干部、退休工人也赶来了，一个里弄干部抢过慧敏手中的铁锹讲：“慧敏，你女儿这几天就要分配了，你身体又不大好，还是让我来吧！”慧敏一把夺过铁锹：“铁锹不用要生锈，干部不参加劳动要变修，你能代替我劳动，可不能代替我改造思想呵！”说完又干了起来。

经过半天劳动，这堆建筑垃圾终于搬走了。干慧敏虽然

感到很累，但是心里很愉快，她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家里走去。走进家门一看，女儿小红不在，台子上用饭碗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行字：

妈妈：

你昨晚给我讲的故事，说的话，对我教育很大，我一定正确对待毕业分配！现在我到学校去了。

小红

干慧敏看着纸条，满意地笑了。正当这时，“咚咚咚”有人敲门，干慧敏走过去把门打开一看，原来是住在隔壁的邻居姚雪芝，她在一家服装店里当营业员。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包东西，一进门就满脸带笑地讲：“慧敏，听说小红马上要分配了，我这个近邻也总得表表心意。喏，正好我们店里新到一批的确良花衬衫，我想办法留了一件，送给小红做个礼物。”一边说一边把包着的纸打开，抖开了一件花花绿绿的衬衫。慧敏看了姚雪芝一眼，说：“雪芝，你这是做什么呀！住了这么多年，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你的心意我领了，衬衫你带回去吧！”说完走到门边，拉下头颈里的毛巾，用力地抖打身上的灰尘。姚雪芝一见，眨巴眨巴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她又强作笑脸讲：“慧敏，说句老实话，今天来主要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做的，我一定帮忙！”干慧敏爽朗地回答。于是姚雪芝就把她的女儿这次分配在外地海丰农场，想请慧敏帮忙到学校讲几句，调到崇明农场去的事讲了一遍，最后还补上了一句：“慧敏，我到街道上山下乡工作组老沈那里也去过了，他讲问题不大，叫我先找你谈谈。”慧敏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她知道姚雪芝是上山下乡工作组老沈的亲戚，又是自己的邻居，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干部，绝不能

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来作私人交易啊！于是耐心地对姚雪芝讲：“雪芝，这种事我不能干，你女儿的分配去向，是由几方面共同商量研究决定的，要改变也得和大家商量，哪能一个人说了算呢？”姚雪芝一听接过口说：“你是支部书记，又分管上山下乡工作，人家还不是听你的！”干慧敏理了理自己的头发说：“正因为我是支部书记，别人尊重我，我更要照党的原则办事，你说对吗？”姚雪芝一听，晓得再讲下去也没有用，于是掉转头生气地讲：“好吧，既然你不肯帮忙，那就算了！现在当了官，连隔壁邻居都不要了！”说完，把衬衫胡乱地包成一团，冲出房门走了。

第二天上午，干慧敏正和大家一起在里革会研究上山下乡工作的时候，突然门口响起了一阵“滴铃铃”自行车的铃声，原来是街道的老沈来了。老沈和大家打了一个招呼，就把干慧敏拉到外面，笑嘻嘻地先作了一通“自我批评”：“嗨嗨，慧敏，昨天姚雪芝来找你，只怪我不好，没有事先和你通个气。”顿了一顿，他又接着讲：“不过，她多次来找我，情面难却，不帮她讲几句，面子上过不去，反正到崇明、去海丰都是务农，你就灵活一下，给她女儿调一个地方算了！”“灵活一下，……算了！”慧敏一听心里想：这算什么话，因为是自己的亲戚就可以灵活一下，连原则也不要了吗？但她还是尽量克制住自己，平静地讲：“老沈，你是街道上山下工作组的负责人，你平时总对我们讲，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政策，以身作则，难道你忘了吗？”“没有，没有，政策还是要的，不过我和学校联系过了，正好崇明农场名额还有一个，因此，我想让她女儿去算了。”“假如崇明名额还有，那也应当首先考虑其他群众，而不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干慧敏紧追不放地讲。老沈

的额上渗出了几颗汗珠，过了一会，他象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干脆地讲：“慧敏，看在我面上，就这一次，你就行个方便算了！”“行个方便？”这次慧敏真的生气了：“行个方便，要看为谁行方便，为广大群众方便，我再苦再累心也甜；但是要我为少数人谋私利，开‘方便之门’，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干慧敏顿了一顿，又说：“老沈，你想想，如果这扇门一开，群众又会怎么想呢？党的威信又会受到多大的损失呢！不，这个门无论如何不能开，这点面子我也不能给。”干慧敏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响，在里面开会的里弄干部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跑出来张望。老沈看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低下头说了声：“好吧，以后再说！”讲完，跨上自行车飞快地走了。

一路上老沈越想越气，心里想，干慧敏呵干慧敏，想不到你当了几个月的支部书记，翅膀硬了，连我的话也不肯听了。好，你不肯帮忙去讲，看样子只好我自己出面了。凭着我这块街道上山下乡工作组负责人的“牌子”，我老沈的这点“面子”，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条路子。因此，他决定亲自到学校去一次。

这天下午，老沈来到学校一看，校园里贴满了大红“决心书”，只见迎面一张大红纸上写着：“我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为共产主义闪光！”老沈一看署名，竟是干慧敏的女儿小红。他心里不禁一动，但转念一想：她女儿这次分配在市区，乐得讲讲漂亮话。所以他也不理会，仍旧急匆匆朝校革会办公室走去。

走到办公室门口，只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传进耳朵，他不禁停住脚步，这不是干慧敏的声音吗？哎，她来做啥呢？这时，只听见干慧敏讲：“张老师，小红这次分配，不仅她有意见，

我也有意见。”老沈一听，心想：好啊，你女儿分在市区还有意见，姚雪芝女儿分在海丰要调个地方又有啥不可以呢？真是满碗饭好吃，满口话难讲，碰到自己头上，你还不是要找到学校里来开“方便之门”……正想着，只听干慧敏又讲：“青年人应该多经风雨，见见世面，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锻炼人，安乐窝里是培养不出小鹰来的。我坚决支持小红弃工务农，到黑龙江去干革命！”老沈听到这里，顿时一呆，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今天来，是想凭自己的一点面子，开个“后门”，使自己的亲戚分配得越近越好；而小红明明可以在上海工作，但干慧敏却要放她远走高飞，……这时，屋里又传出张老师的声音：“干慧敏同志，小红到黑龙江去会给你和家庭带来很多困难呵！”干慧敏讲：“是的，这些我都想过了，但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困难我一定能克服！”

听到这里，老沈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自己是个街道的负责人，为啥就没有干慧敏站得高，看得远呢？为啥就只想到为亲戚图方便，而没有把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呢？……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于是一个箭步冲进办公室，沉痛地讲：“慧敏，张老师，刚才你们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原来是来联系让姚雪芝的女儿调



个地方的，现在，我感到这样做确实不对，姚雪芝那儿我负责去做工作。”慧敏和张老师见老沈进来讲了这么一番话，先是一惊，随后慧敏高兴地走上前拉着老沈的手说：“老沈，党和人民把权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掌好权，用好权呵！”老沈羞愧地点了点头。

这时，办公室门口涌进来一批朝气蓬勃的红卫兵，领头的正是干慧敏的女儿小红，姚雪芝的女儿也挤在里面。小红一眼看见她妈妈，高兴地说：“妈妈，你给我讲的甘祖昌回乡务农的故事，我已组织红卫兵讨论过了。大家都表示，决不要父母长辈为我们营造安乐窝，我们只希望父母长辈积极支持我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支持我们为缩小三大差别贡献青春，支持我们到艰苦的环境中去为革命创业，为祖国建设更灿烂的明天！”干慧敏听完，高兴地点点头说：“对，这才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应有的志气呵！”接着，她环视了一下青年们，亲切地把手搭在姚雪芝女儿的肩上，对大家说：“你们立志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闯将，我们革命家长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让我们一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更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张老师看看干慧敏，又看看小红他们，不禁感慨地讲：“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有这样的干部掌权，有这样的后代接班，我们的江山是不会政变颜色的！”这时，老沈呆呆地注视着干慧敏，好象第一次见到她一样，只觉得在这个普通的新干部身上，焕发着夺目的光彩，心里暗暗道：“她真是我学习的好榜样呀！”



杨 德 康

有人讲：“饭吃三碗，闲事少管”。可是这句话对东风里弄退休工人、共产党员丁宽伯来讲，恰好相反。你看：里弄办向阳院，他要去当辅导员；办流动图书馆，他要去当管理员；开放电视，他要去当纠察。其他如值班、巡逻等等，更是少不了丁宽伯，所以大家都尊敬地称他“样样管”。

一个大热天的清晨，丁宽伯带领红小兵刚刚从外面军训回来，老伴丁大妈就叫住了他，要丁宽伯和她一起去女儿家。丁宽伯想，女婿支援内地建设去了，自己也应该对女儿多关心些，就欣然答应了。

老俩口上了路，马路上人来车往，热闹非凡。丁宽伯路过新华书店时，看见有新书出版，想起里弄图书馆要添书，就自己掏钱买了几本，放入丁大妈的提包里。

走出书店，拐弯就要到女儿家了，只见迎面过来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本书，对旁边的小胖子说：“小康，这书怎么这样破破烂烂的？”小胖子说：“小文，别看它破破烂烂，听借书给我的人说，可好看哪！”话音飘过丁宽伯耳边，刹时在他脑海里升起了一团疑问：“这是本什么书

呀？”一股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涌上心头，他用手肘撞撞身边的老伴：“老太婆，你等我一歇。”没等丁大妈回话，丁宽伯转身就走。

那个叫小康的小胖子已经走了，丁宽伯找到了拿着书的小文，轻轻地问：“同学，你在看什么书呀？”小文一见是个素不相识的老工人，不禁一愣。不过，他很快地从丁宽伯慈祥的目光中察觉到对方并无恶意，就把书递了过去，还说：“老伯伯，什么书我还没看呢！”

丁宽伯翻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坏书！就严肃地对小文说：“咳！这是一本宣扬剥削阶级的糜烂生活和强盗行径的坏书，哪是青少年看的书呢！”小文听了频频点头，坚决表示红小兵不看坏书。就这样，一老一少倚着停放在路边的“黄鱼车”旁亲热地交谈起来。

一刻钟过去了，路边等着的丁大妈见老伴还不来，可急坏了，就回过来寻找。只见丁宽伯正和一个不认识的红小兵谈得起劲，断断续续还听到什么“管，应该管”之类的话，就气冲冲地赶了上去，大拇指使劲往“黄鱼车”的车铃上一揪，“滴铃铃”，两个说话的人都惊动了，丁宽伯以为车子要走，抬头一看，却是满脸火气的老伴，刚想开口，丁大妈已象连珠炮似的开了腔：“哎哟，你这老头子，真是个样样管。自己里弄管了不够，还要到马路上来管。我问你，你是来做啥的？”

丁宽伯听惯了老伴的这种责备，他晃了晃手中的书，响亮地说：“老太婆，这事我得管一下，你先走吧，我还得和这位红小兵去他们里革会反映一下情况。”说完，也不顾丁大妈的埋怨，和小文一起，“蹬蹬蹬”直奔里革会。

从里革会出来，已经快中午时分了。丁宽伯擦了擦额上的

汗珠，这才匆匆赶到女儿家。刚跨进门槛，就听见了大妈在女儿面前嘟嘟囔囔地数落他。女儿见父亲来了，急忙拉了拉母亲的衣角，意思叫她不要再讲了，可丁大妈仿佛没察觉，反而提高了嗓门，冲着丁宽伯说：“老头子呵，你自己说说看，吃、穿、用，你自身的事情哪一样管过，人家叫你样样管，我看你呀，应该叫样样不管！”

丁宽伯好象没有听见一样，只是笑了笑。不多一歇，女儿端出饭、菜，招呼大家坐下来吃饭。丁宽伯大口大口地扒了两碗饭。饭碗一放，又从丁大妈提包里拿出刚才买的几本书，朝袋里一塞，就准备走了。丁大妈一见，急忙伸手往门口一拦，“怎么又要走了？”丁宽伯把大妈的手往边上轻轻一推，一边朝外走，一边说：“要使青少年抵制坏书，可不能光用没收的办法，更要引导他们多看革命书籍，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文化阵地。”

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在身上象火烤，特别是连一丝风也没有，真是个大热天。可是丁宽伯根本不管这些，按着地址去找小文，准备约小文一起去找小康谈谈。走近小文家门口只见围了一些人，中间有两个孩子在争吵，一个说：“红小兵应坚决抵制坏书，我就要把坏书上缴。”一个说：“不管坏书好书，反正今天要你赔。”“我问你，坏书是谁借给你的？”“我路上捡到的！”“你扯谎……”

丁宽伯一听，其中有小文的声音，连忙挤进人群，果然，小文站在台阶上，和小康争得面红耳赤。小文一见是丁宽伯来了，就象见着亲人一样，一五一十地把经过告诉他：上午，小文从里革会出来后去找小康，告诉他这是一本坏书，问是谁借给他的？可小康支支吾吾就是不肯讲，小文见一时间不出名

堂，就先走了。没料到午饭后，小康找上门来，缠着小文一定要他赔书。丁宽伯听完小文的话，眉头拧成了大疙瘩，刚想向小康说明情况，只见小康朝一个挤在人群中的瘦老头瞥了一眼，就伸手来抓小文，小文把身一侧，没抓着，小康正想冲上去，被丁宽伯一把拉住。小康拚命挣扎，只听“哧”的一声，小康挣开手时，不慎指甲划过丁宽伯的手臂，顿时隆起一道粗粗的血痕。小康慌了，急忙回身想跑，可没留神，脚下被石阶一绊，跌倒在地，额上也磨破了皮。

这下围拢来的人多了，刚才躲在别人身后的那个瘦老头也出来搭讪了：“老兄弟呵，小孩子打架，我们上年纪的人插在中间多管啥呀？”一听此话，小康也理直气壮了：“范家伯伯说得对，我要小文赔书，要你多管什么！”

“范家伯伯？”这几个字引起了丁宽伯的高度警觉。上午在里革会时，他听里革会干部说，附近地区有一个姓范的老头，从前是摆小书摊的，最近有人反映他用坏书毒害青少年，正在追查被实，眼前这个瘦老头会不会就是他！于是，丁宽伯沉着冷静、弦外有音地说：“要使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代！教育青少年的事，我们工人阶级不管，难道让资产阶级来管？！难道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去腐蚀毒害他们？！”丁宽伯的话象一记重锤，猛砸在瘦老头脑门。周围的群众也纷纷支持丁宽伯，瘦老头象一只斗败了的公鸡不吭声了。丁宽伯招呼了小文一声，就扶着小康上合作医疗站去了。

话分两头，再说丁大妈刚刚放下饭碗，就听邻居在窗外喊：“丁大妈，你老伴在外面与人打架了！”“什么？”丁大妈气得直跺脚：“这个老头子，叫他不要管闲事，偏要样样管。”一边讲，一边朝外就跑。这时，人已散了，绿荫丛中只有瘦老头呆

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丁大妈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就问：“同志，刚才有个老头子在这里与人打起来啦？”瘦老头点点头，丁大妈一见消息证实了，更急得团团转，她也不顾熟悉不熟悉，对着瘦老头诉起苦来。瘦老头不听还好，一听更惊慌了，原来自己的对手是个样样管，这下可糟啦！他眼珠一转，假惺惺地对丁大妈说：“是啊，俗话说‘饭吃三碗，闲事少管’嘛，我就是这样的人，万事都不管，赛过活神仙。你快去拉牢你那老头子，不要让他样样管了！”丁大妈一听正合自己心意，急忙顺着瘦老头指点的方向去找老伴了。

这时，丁宽伯正和小文扶着小康来到医疗站，小康强头倔脑地站在墙角边，背朝大家不吭声。丁宽伯上前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康，你不是要书吗？来，你拿着吧。”说着，从衣袋里掏出好几本书。小文取过一本，在小康眼前扬了扬：“呵，是新出的革命样板戏故事《杜鹃山》，里面内容可好呢！”小康一听也不由地回过回头来。丁宽伯忙搬过一条长凳，让他们坐着看书。自己呢，向医生取过药水棉花，替小康轻轻地拭去跌伤处的泥迹，又仔细地涂上药水。然后，又用药水把自己手臂上的伤痕擦了擦。

小文和小康津津有味地在看书，小文指着其中几行字对小康说：“你看，雷刚要打推车的雇工田大江，被柯湘坚决阻止了。农民自卫军怎么能用扁担打自己的阶级兄弟呢？”小康看了直点头。小文推了推小康的肩膀：“嗨！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都是无产阶级的后代，怎么能自己打自己呢？”小康一听，脸刷地一下红了。

丁宽伯望着他俩，插嘴说：“只有在那种坏书里，才专门宣扬烧杀抢掠，把强盗当作英雄。”这时，小康再也忍不住了，扑

在丁宽伯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告诉丁宽伯：“刚才，就是那个借书给我的范老头教我扯谎，说书是在路上捡的，还说应该象书里的人那样，如果小文不把书还出来，就动手打他，否则算不了英雄。”小文一听可火啦：“原来如此，你瞧瞧丁伯伯的手！”小康擦去了满腮泪花，惭愧地看看丁宽伯的伤痕。突然，他发现丁宽伯的手臂上另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惊疑地问：“你这……”“没什么，这是前几年在捕捉一个罪犯时留下的伤痕。”“哎哟，这下是在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了，怎么办呢？”小康想起书中柯湘的那句话，擦干了泪水的大眼又湿润了。



丁宽伯抚摸着小康的头，鼓励他说：“小康，我们的拳头应该对准象毒蛇胆、温其久那样的阶级敌人！”“对！”小文、小康同时叫了起来，“我们就去向里革会汇报，找范老头算账去！”两人手拉着手一阵风似地走了。

丁宽伯望着他俩远去的背影，正准备回家，

只见丁大妈怒火冲天地赶来了。丁大妈一眼看见老伴手臂上的红药水，又是心疼，又是埋怨：“啧啧，这就是你样样管的好处！”说完，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这次算是教训，今后啥事都不许你管！”

“不行啊！”丁宽伯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只觉得热血沸腾，他强按着怒火，对老伴说：“里弄是阶级斗争的前哨，而教育青少年是阶级的大事，社会的大事，我能不管吗！”

正在这时，小文、小康还有里革会干部拉着范老头走来，丁宽伯指着范老头对旁边的丁大妈继续说：“瞧！只有象这些人才巴不得我们放手不管。我们街道里弄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要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要样、样、管！”丁宽伯的话，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慷慨激昂，震得范老头浑身上下索索发抖。

丁大妈在一旁，又听小文、小康讲了事情的经过，心里羞愧交集。她认出了面前这个人，就是刚才劝她阻止老伴不要样样管的瘦老头，不由怒火满腔，连珠炮似的话音又响了起来：“你这个老家伙，刚才还对我说你是万事不管，可背后却妄想用资产阶级思想把青少年管起来。告诉你，要我们劳动人民‘饭吃三碗，闲事少管’，办不到！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也要样样管！”

从此以后，东风里弄又多了一个“样样管”，她，就是丁大妈。

特别药方

葛明铭



一天清晨，金色的阳光洒满了春光里委工人新村前的场地，场地上男女老少正排列着一行行整齐的队伍，精神抖擞地在做广播操。而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领操的那位女同志了，只见她四十多岁年纪，中等个子，齐耳短发，黑里透红的面孔，一身蓝布衣裤，袖口朝上卷起，脚上穿一双球鞋，显得精力充沛，结实健壮。她是谁呢？她

就是春光里委合作医疗站的站长童新梅。童新梅带领大家刚做完广播操，只见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小李边喊边朝她走来：“童站长，有人找你。”童新梅一听，心想：前几天街道教卫组说，最近市南中心医院防保组将派一位医生来协助医疗站工作，现在会不会就是那位医生来了？

来的正是市南中心医院的医生陈伯钱。陈医生是有名的保守人物，对于新生事物或者不合常规的东西总爱摇头，今朝他一踏进春光里委合作医疗站，就又摇起头来了。为啥？因为他看到房间的墙角里堆着不少体操棒和手榴弹，办公桌上放着羽毛球、乒乓板，地上安着一副自行车脚踏板，更奇怪的是房顶上还挂着一副吊环。陈医生心里就象三分面粉加了七分水——十分糊涂，这究竟是医疗站还是健身房呀？想到这里，他不禁叹了口气，又摇起头来。

再说童新梅和小李急匆匆来到医疗站，一看是陈医生，认识的。原来，去年童新梅参加区里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这位

陈医生就向他们传授过医疗技术，因此，他俩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呢。

师生见面，当然格外高兴，两人问长问短亲热地谈了起来。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没一会儿，就扯到医疗问题上去了。童新梅说：“我们里弄中关节炎等一些常见病对抓革命、促生产和群众的健康影响较大，目前，我们正用……”话没说完，小李在一旁眨眨眼睛，神秘地说：“用‘特别药方’来治疗。”陈医生是个对药物比较迷信的人，一听说什么特别药方，兴趣顿时上来了，追着问：“哦，什么特别药方？”童新梅笑了一笑平静地说：“其实也没啥特别，我们对一些慢性病患者，除了对他们进行药物治疗外，还根据各人不同的情况，指导他们坚持做适合自己体力的体育锻炼，调动他们同疾病作斗争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样把医疗卫生与体育运动结合起来，群众给起了个名称，叫‘特别药方’。”这一下，陈医生总算明白了，原来这特别药方不过是甩甩手，蹬蹬腿，蹦蹦跳跳，他不禁摇了摇头说：“医疗站顾名思义是搞医疗嘛，医生主要是看病给药啊！”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童新梅听出陈医生是不赞成体疗的，心想：卫生和体育相结合，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和体育路线的重要方面，是同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实行彻底决裂的一场革命，事关原则，决不能让步。不过对陈医生也要帮助他提高认识，破除治病单纯依靠吃药的传统观念，树立积根锻炼、重视调动人体内部积极因素的辩证观点。想到这里，便说：“我们并不排斥药物治疗，但象关节炎等这类病，专靠药物治疗也不完全解决问题。我想：打仗要用各种武器配合，才能大量消灭敌人，治病也是这样，药物治疗和体育锻炼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战胜疾病。”

就在这时，门外“呼拉”一下子拥进来好几个里弄居民，“童大姐，我们又要用特别药方来治病啦！”说着，有的上下拉动活络吊环，有的前后挥动手榴弹，有的蹬自行车脚踏板，有的拿着体操棒做起操来。童新梅和小李热情、细致地一会儿辅导这个，一会儿指点那个，忙得不可开交。医疗站顿时象一锅沸滚的开水，热气腾腾，本来就不大的地方，显得更加狭小了。陈医生看着这场面，脑子里就象放了一块火炭，直冒火，心里却象放了一块冰，直发凉，不禁又摇起头来。

好容易等病人都走了，陈医生再也熬不住了，说：“这医疗站搞体育，好比米店里卖锅，染坊里卖布——多管闲事。你看，这样小的地方，搞得乱糟糟的，还怎样看病啊！”童新梅抹了抹头上的汗水，坚定地说：“陈医生，你这样比喻不恰当。卫生和体育看起来是两回事，但目的是一致的，我们这样做，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么能说是多管闲事呢！”“唉，我说童新梅啊，你们赤脚医生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啊。”童新梅严肃地回答说：“不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陈医生见童新梅左一个不恰当，右一个不对，心里很不高兴。再看看童新梅的脸是那样坚定、严肃，只好摇摇头，不吭声了。

吃过午饭，小李来到医疗站，只见童新梅站在梯子上，正在拆房顶上的吊环。小李一看急了，一把拉住童新梅问：“童站长，你怎么啦！听了陈医生几句话就打退堂鼓了？”童新梅风趣地说：“冲锋号刚吹响怎么会打退堂鼓！”“那你……”“小李，这里地方小，搞体疗确实不大方便，我准备把它搬个家。”“搬家？搬到啥地方？”童新梅指了指医疗站对面一间房子说：“我家还比较宽余；我把灶间腾出来了，来，一起把这些体疗器具

搬过去吧。”小李一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心想：怪不得星期日童站长全家都在刷灶间墙头，原来她早就有心了。小李想到这里，就和童新梅一起搬了起来。

正当童新梅和小李在对面灶间里整理、安装体疗器具时，陈医生来到了医疗站，进门一看，咦，体疗器具全部不翼而飞了。陈医生心想，哎，会不会童新梅给我说服了。这时，有个妇女走了进来，说有关节炎毛病，要求体疗。陈医生一听说要体疗，冷冷地说：“现在不搞了，你看，体疗器具都拆光了。”说完，问了下病情，就给那妇女打了一针强的松，还说：“你这病要好，难的。”

病人刚走，童新梅和小李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陈医生开口便问：“体疗器具拆了？”“没有，我给它们搬了个家。”陈医生顺着童新梅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对面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醒目地写着：春光里委合作医疗站体疗室。陈医生不禁又摇摇头来。这时小李忍不住插嘴说：“童站长把自己的灶间腾出来作体疗室了。陈医生，我们走卫生、体育相结合的新路决不打退堂鼓，要永远吹冲锋号。”陈医生听了一楞，看着童新梅朴实的脸，被她那公而忘私的崇高品质所感动了，不禁点了点头，但没一会儿，他的两道眉毛又拧在一起了，因为他对合作医疗站搞体疗，总觉得是多此一举。童新梅一下子就看穿了陈医生的心思，她背起医药箱，笑笑说：“走，我们到里弄、生产组去走走吧。”“好。”陈医生点点头，跟童新梅走出了医疗站。

童新梅带着陈医生一会儿到向阳院里给小朋友做毽子，送乒乓球，一会儿到居民读报小组讲授卫生、体育相结合常识，一会儿又到退休工人家里辅导体疗。当他们一踏进印花加工组时，生产组员们都亲热地围上来，拉着童新梅的手说：“童

大姐，你那特别药方真灵，我每天坚持做操，身体好得多了。”有的竖起大拇指：“嗯，这特别药方就是好，有病能治病，无病能防病啊！”

正当大家赞不绝口的时候，童新梅突然发现生产组员周大嫂脸色苍白，头上冒冷汗，知道情况不好，急忙走上前去，敏捷地拿出血压计给周大嫂一量，血压很高，童新梅马上拿出银针熟练地给周大嫂扎了起来。大家都紧张地看着童新梅和周大嫂，而这当中最紧张的要算是陈医生了。为啥呢？原来这周大嫂就是刚才到医疗站看病的那位女同志，凭陈医生的老经验，看出好象是药物反应。过了一会，周大嫂渐渐好转过来，童新梅站起身来对陈医生说：“看样子象是药物反应，这位大嫂今天来看过病吗？”“嗯，来过，她说是关节炎，我就给她打了一针强的松，没想到……”“周大嫂有高血压，你怎么给她打强的松呢？”陈医生心想：是我太粗心了，连病历卡也没翻一下，真该死。

这时，周大嫂已好多了。她站了起来，激动地说：“陈医生，几年前我就认识你了，那时我关节炎发得厉害，童大姐陪我到你们医院去治，碰上的就是你，你看了看病历卡说：‘关节炎嘛，多得很。’童大姐和我问你有什么新办法好治疗，你却说：‘药物都难治的病，还有什么办法。’我当时听了心里很苦闷，总以为这病再也好不了。后来幸亏童大姐做我的思想工作，又积极辅导我体育锻炼，病已好了八九分。今天我来要求治疗。你又对我说这话了。你这同志啊，对新生事物就是这样的态度！”童新梅这时接着说：“陈医生，当时我还和你争了一场呢。”

这时，有一个生产组员大步走到陈医生面前说：“陈医生，

你还认识我吗？”陈医生一看，认识的。原来是一个老病人，曾经患严重的关节炎，连走路也要用拐杖，是个老大难病人，几个月没见，现在竟能甩掉拐杖这样健康地走路了，陈医生简直不敢相信：“你的关节炎……”“好了，多亏了童大姐啊！几个月来，不论刮风下雨，她天天上门帮我活动关节，后来又每天扛着沉重的体疗器具到我家来辅导我锻炼，为了治我这两腿，童大姐真是用尽了心，费尽了力啊！”陈医生听了这番话，觉得脸上热辣辣的，又看了看这老大难病人，羞愧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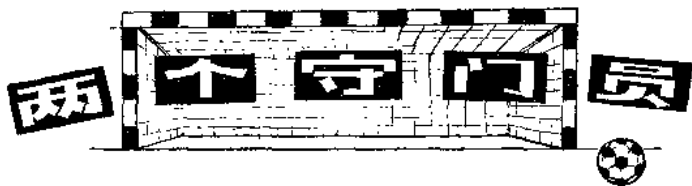
童新梅见陈医生有所触动，就说：“陈医生，过去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就是一味迷信药物，药物治不了，就轻率地下个‘不治之症’的结论。今天的事看来好象是偶然的，但里面却包含着必然性，这是你一味迷信药物，技术挂帅，不相信新生事物的必然结果。卫生和体育相结合是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措施，它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童新梅虽然声音不高，但字字都象榔头敲在铁板上——当当响。陈医生听了不由连连点头，他羞愧而又激动地说：“我头脑里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流毒是还没肃清啊！今天的事实对我教育真大，你这特别药方不但治好了病人，也治好我思想上迷信药物、技术挂帅的病啊。”这时，童新梅语重心长地对陈医生说：“药物治疗还是需要的，医疗技术也应该提高，如果药物治疗和体育治疗结合起来，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陈医生，我们要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流毒，坚定不移地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呵！”“童新梅同志，看来，你真是我的好老师啊，今后我一定要为你的特别药方大喊大叫。”童新梅立即纠正他说：“不，我们是战友，让我们共同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吧。”

第二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工人新村前的场地便热闹起

来，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正在这里开展。一支长跑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飞跑着，你看，领头的就是童新梅和陈医生。这真是：

合作医疗蓬勃兴旺，
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卫生体育互相结合，
“特别药方”人人赞扬。





南市区大吉路小学红小兵 程 响

一天傍晚，晚霞染红了天边。这时，只见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裤的小运动员，迈开大步急匆匆地向新工房走去。他是谁？这样急去干啥呢？

这个小运动员叫王刚，是红光小学足球队队长，既是一个中锋，又是一员守球门的虎将，能攻能守，他和另一个守门员李明是好朋友。刚才，学校里进行足球友谊赛，李明这个很有水平的守门员老是失分，不到十分钟就让对方踢进三个球。这是怎么搞的？王刚决定上他家找他谈谈。

王刚到了李明家，见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就笑着问：“你这个守门员，今天怎么搞的？”“现在踢球没劲。”“什么，没劲？”王刚看见李明手里拿了一本发黄的书，心里一怔。他知道李明平常好动，热爱体育，是个出名的球迷，不太喜欢看书，现在怎么踢球没劲，倒看起书来？于是他把手一伸：“看的什么书，让我看看行吗？”“不行！”李明赶忙身子一闪，怕王刚抢他的书。王刚心想：李明为什么不让我看？这里面准有问题。趁李明不防，“啪”地从他手里夺过那本书，翻开一看，啊，原来是本荒谬怪诞的小说。这下王刚可恼火了，严肃地问：“李明，这本书哪里来的？”“这你别管。”李明说着向王刚要书，可王刚

就是不给，这样两个人就闹翻了。

第二天一早，王刚就去找工宣队张师傅，把昨天的事向他作了汇报，还谈了自己的看法，觉得很可能是有人在背后拉拢李明。张师傅完全同意王刚的分析，说：“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利用坏书毒害、腐蚀青少年，是当前阶级敌人经常施展的手法。王刚，我们对李明要耐心帮助，对于阶级敌人要展开斗争，同时要注意斗争的策略！”王刚严肃地点了点头，胸脯一挺，准备去迎接战斗。

这天下午，人民体育场要进行一场精采的足球赛。每逢这样的比赛，体育场总是轮流组织附近小学足球队去场子周围捡踢飞了的球，保证比赛顺利进行，也让这些小运动员有学习的机会。王刚来到李明家中，兴高采烈地对李明说：“我们到体育场捡球去。”李明头一歪，身一偏，心里嘀咕着：哼！拿我的书还没还呢！何况这次又不是轮到咱们捡球，就赌气说：“今天我看球去。”说着一溜烟跑了。王刚追出来，走了一段路，只见李明在一条弄堂口正和一个瘦老头说话。王刚仔细一看，哎，这不是八号里的资本家刁得精吗！这时，刁得精正在给李明球票，王刚一个箭步窜上去，说了句“球票我有！”拉着李明就走。

王刚拉着李明来到人民体育场，被分配在一个球门的底线旁边捡球。比赛紧张而精采，双方进攻都很强，射门次数很多，但王刚和李明所在的球门一边，守门员机智灵活，勇猛果断，把许多险球救了出来，连好几个射向球架外沿快要飞出底线的球也给他接住了。

李明心里虽然老大不高兴，但还是被这场精采的球赛吸引住了。王刚乘机做李明的工作：“李明，今天我们为啥很少

捡到球？”“这个守门员刮刮叫。”“好在什么地方呢？”“他注意力高度集中。”“对呀，思想高度集中才能守住球门，阶级斗争观念强才能守住脑门呵！”王刚说着，指了指脑袋。李明听出王刚的意思来了，回答说：“好啦，好啦！大道理谁不懂。”王刚说：“我看你呀就不懂。我问你，为什么有人借坏书给你看？”“谁看坏书啦！”“嘿，还要强辩！”王刚一边说，一边从身上摸出那本书来，“这本书就不是好书。李明呀，你倒想想看，这书里写的都是些流氓、强盗，这些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这书里的臭思想可祸害人呀！”李明听王刚这么一说，象泄了气的皮球，低下头来，想想书里写的是不对头，就说：“好，以后谁看坏书谁就是坏人。”王刚又严肃地说：“我们要看革命的书，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在社会上有些坏人，就是利用坏书来腐蚀我们青少年，可要注意呀！”李明一听，倒有点急起来了，不过又一想：借坏书给我看是不好，送球票给我总不错呀！就说：“送球票总没有问题吧！”“这你也要分析嘛！我看你这个球迷，思想上怎么这样迷迷糊糊的。我问你，送球票给你的人，你怎么认识他的？”于是李明讲了认识这个人的经过：原来有一天，体育场有精采的足球赛，李明这个球迷哪肯放过，可惜看的人太多，买不到球票，他就去等退票，左等右等也没有退到，他正准备回家，忽然过来一个人，笑嘻嘻塞给了他一张球票。王刚一边仔细听，一边插话说：“这个人后来就借书给你！”“嗯，他说他有很好看的书，还说以后要看球就去找他。”

王刚从李明的话中，了解到李明和刁得精的认识时间还不长，他瞧李明那种糊涂样子，恨不得马上拉着他往革命的大道上飞跑。王刚想了一想说：“你知道吗？这个瘦老头是资本家，叫刁得精。听张师傅说，过去他残酷压迫剥削工人，解放

后又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抗拒改造。现在他利用你喜欢足球，头脑简单的弱点，先用球票这颗糖衣炮弹打开缺口，再用坏书来腐蚀你。这种坏书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啊！”

李明听着听着，心里慢慢明朗起来，脸色也变得严肃了，他拉着王刚，拳头一挥说：“走，找他斗争去。”王刚看到李明觉醒过来，心里很高兴，想到张师傅说的，要注意斗争策略，就凑到李明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李明一听可乐了，捅了王刚一拳，“好，就这么办。”

又一天，李明放学回家不久，刁得精就走了进来，一见只有李明一个人，就凑上去阴阳怪气地问：“李明，上次借给你的那本书好看吧！看完了吗？”“看完了，你不是说今天跟我换一本更好看的吗？”“对，你看，我不给你带来了吗！”说着，刁得精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手抄本”。这时，李明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唰”地站起身来：“刁得精，你别想在我身上打鬼主意了！”刁得精浑身一震，晓得不妙，拔腿想溜。这时门外“哗”一声，拥进一大批人来。“刁得精，你往哪儿跑！”刁得精听着这霹雳似的吼声，抬头一看，一大群红小兵和红光小学张师傅、里弄治保主任威风凛凛地站在他面前，他吓得浑身发抖，两腿一软，“扑通”倒在地上。王刚大喝一声：“刁得精，你用坏书腐蚀青少年，真是恶毒透顶！”工宣队张师傅跨上一步，严厉地说：“刁得精，你过去残酷压迫工人，现在又同我们争夺下一代，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告诉你，这是白日做梦，永远也办不到！”红小兵个个义愤填膺，批判这个反动资本家刁得精，李明家里顿时变成了批斗会的战场，“打倒反动资本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雄鹰展翅飞翔，小鹰茁壮成长。红光小学足球队今天又

和兄弟学校进行友谊比赛。你们看，王刚担任中锋，冲锋陷阵，好几次冲向对方禁区射门。李明这个守门员今天上场后，精神抖擞，思想高度集中，守门稳稳当当。赛完球，王刚高兴地对他说：“今天你球门守得好啊！”李明认真地说：“不但要守好球门，更要擦亮眼睛，守好脑门。”王刚笑着说：“对！不过光是守还不够，我们还要主动进攻。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不能光做守门员，还要做在第一线上的前锋！”



旺根大伯

崇明县革命故事创作 顾惠德 吴志娟执笔
学习班集体创作

东风生产队有个老贫农，年纪六十开外，名字叫张旺根。生产队见他年纪大了，就让他到饲养场去养猪。旺根大伯不但把几棚猪养得滚滚壮，还抽空经常到大田里去劳动，有时在稻田里拔拔草，有时在棉花田里打打老叶，两只手总是闲不下来。有人在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百事管”，说他欢喜管闲事，不会享福。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旺根大伯只当耳边风。尤其是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后，他是越管越宽，越管越多，样样事体要“轧一脚”，“插一手”。

可是，有一桩应该管的事体，他倒反而不摆在心上。啥事体？修房子。原来，旺根大伯家里有一间房子需要修理。他天天进进出出，但一直好象没有看见一样。最近，公社分配下来一批木料，社员们一提名，党支部一研究，就分给了旺根大伯等几家需要木料的社员。想不到今朝一早，旺根大伯把木料捐到饲养场，说：“为了养猪事业，先给小猪造个窝吧！”旺根大伯忙忙碌碌一直弄到中午，广播喇叭响了好些辰光，才拍拍身上的灰尘，准备回去吃饭。

经过社员李大娘家里，听见里面好象有叹气声，旺根大伯

想：做啥叹气？进去看看。走进去前前后后一打听，旺根大伯气得胡子根根翘起。原来，根据党支部的决定，李大娘这次应该分到两根横梁的木料。可是大队负责物资分配的朱广义只给她一根。说，分配下来，木料不够了；这次先拿一根，以后再补吧！大伯想：这批木料是自己去公社交借肥猪，回来时顺便带来的，按照大队开的单子一根不少，一根不多，那为什么分到李大娘家里就会少一根呢？这桩怪事体，倒要去管一管！想到这儿，拔脚就要走。李大娘胆子比较小，有人说她走路都怕踏死蚂蚁。现在见旺根大伯要为自己的事体出去闹，就一把把他拖牢：“算啦！领导对我们够关心了。这事，你就不要管了！”这两句话反而把旺根大伯弄光火了：“我管这事，就为了你一个人吗？你得把眼光看远一点，深一点！”说完，就朝大队部走去。

三伏天，汗淋淋。旺根大伯走到大队，浑身上下几乎没有干的地方。他见办公室的门半开着，就“砰”地一声闯了进去。屋里有一人，正在打瞌睡。他就是朱广义。旺根大伯的推门声，把他从梦里惊醒，睁开眼睛一看，见旺根大伯“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红堂堂的面孔上挂着几颗晶亮的汗珠。心里想：今朝中午碰到这个爱管闲事的怪老头，安稳觉是睡不成了。他刚想开口问有啥事体，只见旺根大伯抢在前面先说了：“这次木料，你是怎么分的？”朱广义见他是为木料来的，就笃悠悠地说：“按照支部讨论的决定分的嘛！”“从公社领来时，一根不多，一根不少，那为啥分到李大娘家里就少一根呢？”“我说你这怪老头，你自己分到就算了，何必管得这么宽！你喜欢管闲事，做好事，我没有意见；我们大队干部的事你也要插一手，这有点太过分了吧！”朱广义这几句话触动了大伯的心，只见他

把湿透的布衫“哗”一拉，右手往腰上一插，左手指着朱广义，大吼一声：“我就是管你！”这一声简直把朱广义吓了一跳，看看旺根大伯这副神色，顿时象一只煨灶猫一样软了下来，他还没有见过旺根大伯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因此只好硬着头皮，听旺根大伯一字一句说下去：“要我管小事，不管大事，除非我老头子闭上了眼睛！我活着一天，就要管一天；看你们执行的是那条路线，走的是那条道路！”旺根大伯几句铿锵有力的话，把朱广义说得连讲话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时，房间里煞静，只听见旺根大伯“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过了一歇，朱广义脑子“骨碌”一转，就低声轻气地对旺根大伯说：“木料在仓库里摆着。不是我不给她，而是她嫌木料太短！”“哦，天底下有这种怪事？把钥匙给我，让我去看看。”旺根大伯说完，拿过钥匙，打开隔壁仓库门一看，果然有根木料！旺根大伯走了进去，用手量了量，就走了出来。站在外面的朱广义见他闷声不响，心里得意：这下，你老头子吃瘪了吧！真是多管闲事的好处！刚想开口说上几句，出出气，只听见“嚓”的一声，旺根大伯把钥匙掳了过来，接着就说：“等一歇我再来找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旺根大伯真的吃瘪了吗？勿！这种风风浪浪他经得多了。联想到朱广义曾经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他更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再说，李大娘是不会骗自己的。因此，他决定摸摸情况后，再找朱广义算账。

那么朱广义在分配木料问题上到底想打些啥个算盘呢？原来他这个人最近几年来，放松了学习，受到了一些富裕农民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图安逸，讲享受，家里造起了一幢二层楼房子；还嫌不够阔气，想在外面筑一道围墙，弄一个小

花园。他动了不少脑筋，还缺三包水泥。最近打听到公社水泥厂负责人老黄家里的一根横梁就要断了，需要换一根，但暂时还没有分配到。他想：我先送上一根讨好讨好，再提出自己的要求。可是这根木料到啥地方去弄呢？脑子一转，想到李大娘为人老实，从她身上克一根下来，不成问题。但是总感到这样做太容易被人发觉，现在象旺根这种怪老头式的人越来越多了呀！于是就把家里有一根因为太短不能做横梁的木料，捐到仓库里，有人追问起来也好有一个借口。等风头一过，再把木头捐回去。想不到今朝果真派上大用场了。但朱广义听旺根说，等一歇他还要来，心里就急了起来：这哪能办？那根木料还在家里，弄得不好，露了马脚就讨厌了。这老头子是啥事体都做得出来的！还是快点出手，免得夜长梦多。想到这里，他小凉帽朝头上一套，跑到屋里，捐起木料就走。

旺根大伯平时“闲事”管得多，所以接触的人也多一些。现在经他一串门，一调查，肚皮里这本账就更清楚了。他本想把这件事先向大队支部汇报一下再说，不巧支部的几个干部都出去开会了。旺根大伯心急，就决定到水泥厂的老黄家里跑一趟，核实一下，再去找朱广义。

他刚踏上机耕路，就看见一个人，“吭唷吭唷”捐了一根木料迎面走来。啥人？就是朱广义。朱广义正捐得吃力，突然肩膀上的木头失去了平衡，“扑”的一声，一头着了地，抬头一看，不由得“啊”叫了一声，只见旺根大伯双手插腰，象一座铁塔立在当路，两道锐利的目光紧盯着朱广义，声音不是最响，但句句逼人：“木料送到什么地方去？”“嗯，就是刚才那根，反正李大娘不要，就先给水泥厂老黄吧！”“我看不是刚才那根吧！”朱广义想：你这个老头倒是厉害的呀，一眼就看穿，还是

快溜吧！于是连忙说：“咳！你人老眼花了，是刚才那根，是刚才那根……”一边说，一边从旺根大伯身边走过去。这时，只见旺根大伯用手朝木料上一搭，说了声：“放下来！”虽然才三个字，但钉是钉，铆是铆，一点折扣也不打。朱广义当上干部后，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强老头，依了他的脾气，正想发作，但又不敢，因为旺根大伯的厉害，他是有点晓得的。所以气得他把木头朝地上“腾”地一丢，指着旺根大伯：“你你你……”你了半天，也讲不成一句话。

旺根大伯睬也不睬他，一步走到木料边上，伸出那双又粗又大的手，一扳一扳地量了起来。越是量到后面，他气喘得越急，两只手几乎是在抖动了！朱广义看着旺根大伯的一举一动，顿时想起仓库里那根木头，他也用手一扳一扳量过。挖空心思，动了半天脑筋，眼看又要被揭穿，朱广义头上的汗，象雨水一样淌了下来。

正在这辰光，下午出工的钟声敲响了：“噔噔噔！”不多一歇，社员们手拿工具，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跑到路边一看这个情景，猜得出旺根大伯是在管起什么事体来了，纷纷围上来想看个究竟。

李大娘也挤在里面，见旺根大伯是为了自己的事在和朱广义发生矛盾，连忙凑了上去拉了拉他的衣角，轻轻地说了一句：“算了，算了，事体要越弄越大了。”没想到旺根大伯听了，不但火气没有减弱，反而冲着李大娘放开喉咙说了起来：“你这算是好心吗？不！是害人呀！看着他朝邪路上跑，闭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象贫下中农的样子吗？”听着旺根大伯这几句从心底里掏出来的话，在场的社员都“哗”的议论开了。

这时，人群中挤进一个年纪七十开外的老人，她就是水泥

厂老黄的母亲、老贫农黄婆婆。只见她走到朱广义身边讲：“广义，我昨天不是对你说了嘛，这木料我们不能要，今天为啥还要搞来呢！你还说，要我在儿子面前说上几句，弄几包水泥。你这种做法，我看了心痛哇！今天多亏旺根大伯拨正了道，要不，筋斗有你跌的了！”朱广义被黄婆婆揭了伤疤，再看看旺根大伯，晓得对着那么多社员再硬撑下去是不行了，于是吞吞吐吐地说：“今后，我一定改正，这根木料是该分给李大娘的。”旺根大伯觉得自己在这桩事体上还没有管到底，于是放开喉咙又说了：“广义，人民群众给你的权力，就要你为人民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要想捞点私人的好处，你问问大家，哪一个会点头答应？！”突然话锋一转，又说，“帮着队干部踏踏实实朝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这可是我们每个贫下中农的责任呀！”这几句话真是说到了社员群众的心里，连李大娘也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旺根大伯连同他“百事管”的绰号，就越传越远，越传越开了。



洪大妈卖鸡

青浦县赵巷公社 王金龙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向阳大队新风生产队贫农社员洪大妈家里，发出了一阵“咯咯咯，咯咯咯”的鸡叫声，只见洪大妈从鸡棚里抱了一只四斤多重的老母鸡，正在用稻柴绳把鸡脚、鸡翅膀扎牢。这个辰光房间里跑出一个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来，他就是洪大妈的丈夫洪大伯。只听见他讲：“老太婆，这只鸡是我家里的蛋甃，依真舍得拿去交售哪？”“舍得！为了支援工业建设，巩固工农联盟，我啥个都舍得！”

为了卖鸡的事体，昨天夜里，老夫妻俩还发生过一场争论。原来队里号召大家把农副产品多多供应市场，满足群众需要。洪大妈就同老头子商量要拿这只生蛋鸡去交售。啥人知道老头子一口不同意，讲我们家里家禽的交售任务老早完成，这只鸡养在家里生生蛋，假使有个把亲眷来，也好杀了招待招待，你又不缺钞票用，为啥急着要去卖掉呢？洪大妈听了老头子讲的这两句话，倒是搭着他的脉搏了：“老头子，政治夜校里讲学大寨，要学点啥？”洪大伯摸摸胡子想：老太婆要考考我，难道这点我也不晓得吗？于是就说：“学习他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还有呢？”“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洪大妈又问了一句：“还有呢？”洪大伯摸了摸头皮，想了想讲：“爱国家、爱集

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对了，对了，老头子，我们虽然完成了上交任务，但是为啥不想对国家多贡献呢？支援市场供应，加强工农联盟，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责任呀。多交售一只老母鸡，事体虽小，但也算表了我们老夫妻俩一份心意。再讲，我们一窝小鸡已经孵好，马上就会大起来的！”洪大伯一听：喔唷，老太婆这层意思倒是想得深的呀，看来我是在门缝里看人，把她看扁了！想到这里，他笑了笑说：“老太婆，我没你理论强，你舍得交售你就去交售吧！”正巧今天洪大妈要到公社开棉花会议，所以一早起来捉鸡，食也不喂，就把鸡扎好，吃好早饭，拎了鸡就朝公社走去。

洪大妈刚刚踏上机耕路，听见背后有人叫：“老太婆，停一停！”洪大妈别转头一看，原来是老头子追上来了，就说：“你怎么来了？”洪大伯歇了一口气讲：“队里派我到公社去买农药，正好一道走。”洪大妈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我还以为你舍不得这只鸡，要把它追回去呢！”讲完，老夫妻俩就“哈哈”笑了起来。

不多一歇，两个人来到了收购站，只见许多社员都在交售农副产品；再一看，今朝这个收购员还是洪大伯的老朋友，叫老金。于是两个人上去打了个招呼：“老金，你忙呀！”老金抬头一看：“喔唷，是你们老夫妻俩，来卖鸡啊！”洪大妈接上口说：“来表表我们老夫妻俩的一片心意！”讲完，把鸡递了上去。老金接过一看：这只母鸡毛色亮，毛衣紧；摸摸鸡肫是空的，再摸摸屁股，硬梆梆，好象还有一只蛋在里面。老金想：这样的鸡倒是难得收购到的，机会不好错过。于是连忙过秤。秤杆一翘，秤铤一压，不多不少四斤八两。拿出算盘，“滴粒笃落”一算，就把钞票给了洪大妈，说了声，“好了。”

洪大伯见事体办好，就催着洪大妈快点走，相帮去买农药。想不到洪大妈说：“等一等！”洪大伯想等啥？鸡也交售了，我们的心也尽了，你还要搞点啥呢？这时，只听洪大妈一本正经地对老金说：“发票还没有开呀！”洪大伯一听，说：“我们又不去报账，要啥发票！”讲完，拖了洪大妈就要走。想不到洪大妈把老头子的手一推，一字一句地讲：“不，我们卖给国家的东西，手续要清爽。怎么好不开发票呢？这也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开后门，使收购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措施！”洪大伯见老太婆口气这样硬，提得又这样高，虽然一时听不进，但当着老金的面又不好发火，所以只好强作笑脸地对老金说：“老金，我这老太婆就是这样顶真，麻烦你开一张发票吧！”

老金见他们老夫妻俩一争一吵，面色倒有点尴尬了，现在见洪大伯又催着自己开发票么，心里想，打开天窗说亮话，凭着老交情，这点面子总归肯给的。于是笑了笑说：“洪大妈，我丈母娘托我买只鸡，你这只鸡实在讨人欢喜，就卖给我吧！”洪大妈一听，痛心哇，我们一片心，你却拿去送人情！于是说：“老金哇，如果你今天给丈母娘买一只，明天给小舅子留一只，亲眷找朋友，朋友托熟人，前门进来，后门出去，国家的计划怎么能完成呢？”讲到这里，又转过头来对洪大伯说：“老头子，现在你看清了吧，不破除旧社会带来的这些痕迹，支援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洪大伯早就呆脱了，他没想到老金会来这一手。现在再听了洪大妈这两句话，他顿时感到最近不是老太婆做事不顺自己的心，而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老太婆的步子呀！想到这里，他就激动地对老金说：“我老太婆一心一意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想不到你却把她的一番心意给冲掉了！”

洪大妈见老头子跟自己想到一个点子上，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于是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做起老金的思想工作来了。只听见洪大妈讲：“老金，我们都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想的做的都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决不能利用工作上的方便，搞损公利己的事情。如果我们上交的鸡鸭都落到了私人手里，怎么能保证市场供应呢？有人还会趁机搞投机倒把，这还不是为资本主义开方便之门吗？你讲，我老太婆讲得对不对？”老金听了连连点头，难为情地说：“讲得对，讲得对，我一定把今天发生的事写一篇学习体会向大家汇报。”讲完，拿出发票簿，补开了一张发票。洪大伯说：“老太婆，你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学习，我要向你看齐，急起直追！”洪大妈笑了笑说：“我们都要认真学好理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





红医丹心

金山县新农公社 严志坤

今天上午，张家浜生产队的张大娘把平时舍不得杀的一只生蛋鸡杀了。烧水推毛，河滩跑跑，一朝烟功夫锅里就吱吱直叫。烧了一歇辰光，张大娘就走到屋门口，朝东面的大路上望了又望，看了又看。她一定是在等亲眷吧？不，是在等一个特殊的客人——赤脚医生李桂宝。

原来，张大娘早在解放前就得了关节炎，二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得到根治，病魔使她长期痛苦地躺在床上，不能参加集体劳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生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回乡青年李桂宝光荣地当上了赤脚医生。大娘的病有指望了！桂宝没有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不论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天，还是烈日当空的三伏天，她用一把草药，一支银针积极地为大家治病。张大娘在桂宝的精心护理下，最近恢复了健康，能下田劳动了。大娘心里实在感激不尽，今朝特地杀了鸡，烧了菜，想请桂宝吃顿饭，表表自己的心意。

大娘左等右等，不见桂宝的影子，心里有点着急了。原来张大娘关节炎虽然好了，但桂宝仍旧没忘记她这个“老病号”，看看问问，每天上午必到。现在台子上的闹钟长短针已经一

道指在12上了,哪能叫大娘不急呢?

大娘正在担心,突然从门外飞进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大娘!”只见一个一头短发,满脸秀气,肩背药箱,手捧草药的年轻姑娘走了进来。她就是李桂宝。大娘一见桂宝,就象母女久别重逢,一手接过草药,一手拿过药箱,桂宝长,桂宝短,闲话一时讲不完。桂宝摘下宽边草帽,往大娘的客堂间墙壁上一挂。帽子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闪闪发光。张大娘一边端来一盆面水,一边说:“先洗个脸,然后吃饭!”“大娘别急!”只见桂宝从门背后拿出一把铁铲,捧了一把草药对张大娘说:“为了防止你的关节炎复发,这些草药就种在园子里,以后你可以每天弄一点煎来吃吃。”

桂宝种好草药,浇上水,背上药箱刚想走,被大娘一声叫住了:“哎哎哎,桂宝,你今天再走,我要生气了,别嫌大娘菜烧得不好,就在这里吃顿便饭算了。”“大娘,不用了,我要到四队阿强伯家去。他还等着吃药呢。”“你这姑娘,吃了饭再去,也来得及!”大娘说完又一次接下桂宝手中的药箱,朝凳子上放。桂宝突然看见炉子上水烧开了,连忙说:“大娘,你看,水开了。”大娘刚



转身，桂宝背起药箱就跨出了门。大娘一见，晓得今朝难以留住这个特殊的客人，就喊了一声：“桂宝，那你等一等！”说完，从灶间里拿起一个纸包朝桂宝手里一塞。桂宝打开一看，是一只完完整整的白斩鸡！这哪能好收呢？于是连忙说：“大娘，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为贫下中农培养了赤脚医生，而我只有为大家治病的义务，绝没有收人家礼物的权利呀！大娘，你正需要营养，这只鸡，你就自己吃了吧。”说完把鸡朝大娘怀里一塞就走了。大娘望了望走远的桂宝，看了看手里这只白斩鸡，心里想：你不肯收，我就给你送去。

桂宝离开张大娘家，背着药箱到三队放好漂白粉，又到四队给阿强伯看好毛病，回到家里已经是一点多钟了。桂宝娘见女儿直到现在才回来，又象是埋怨，又象是关心地说：“看你，忙到现在，肚皮也要饿瘪了，饭菜放在锅里。”“哎！”桂宝应了一声，走过去刚把锅盖揭开，一阵香味就扑鼻而来。低头一看，只见半只白斩鸡放在大碗里。桂宝想：家里那只芦花鸡刚刚我还看见在竹园里寻食，这半只鸡会不会是张大娘送来的？桂宝看见放在摇车上的那顶宽边草帽心中明白了一大半。原来，桂宝为了那只白斩鸡，与张大娘推来绕去，临走，草帽忘记拿了。现在，说不定是张大娘把鸡连同草帽一起送来的吧？

桂宝想到这里，就问娘，“姆妈，这鸡是啥地方来的？”桂宝娘笑嘻嘻地说：“你管它是啥地方来的，快点吃脱算了。”“不！你不讲清爽，我就是不吃。”桂宝娘见女儿这样强，就只好把这半只白斩鸡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

原来，张大娘见桂宝饭不肯吃，鸡不肯拿，心里总感到过意不去。她眼睛一扫，看见了桂宝忘记的那顶草帽，她索性连草帽一起，把鸡送到桂宝的家里。起先，桂宝娘不肯收，后来

张大娘横讲竖讲，她感到情面难却，想想女儿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稍微收点礼，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拿起一把切菜刀，“拍”一记，白斩鸡一分二升，桂宝娘收下了半只。

现在桂宝面对着眼前半只鸡心潮翻滚。她想，我不但要为大家防病、治病，更要自觉地抵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对自己的影响。因此，语重心长地对娘说：“姆妈，我不是对你说过多次了吗，不能随便收人家的礼呀！”娘一听觉得好笑，女儿真是年纪轻，讲出话来没分寸，半只鸡算啥礼呀？就说：“桂宝，你不要拾到芝麻当西瓜，这些小事不必大惊小怪。你为贫下中农好事做了交交关，收半只鸡还不应该吗？”“姆妈，我是党、毛主席培养的赤脚医生，可不能因为给大家做了一点事，就认为今天收张大娘的半只鸡是小事，明天收李大伯的一只鸭也可以。日长月久不注意，不知不觉就会变呀！”桂宝娘一听，不理解地说：“张大娘是贫下中农，又不是存心来腐蚀你的！”“对，张大娘是贫下中农，送鸡是出于好心。但是，送礼是旧的传统观念，我们与张大娘都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才对呀！”桂宝娘想想，觉得女儿讲的话有些道理，于是说：“今天这半只鸡既然已经收下了，生米成了熟饭，我看吃脱算了，以后我保证不收一眼眼。”桂宝一听，晓得娘的思想还没有真正弄通，就说：“姆妈，知道错了就改，不能留个尾巴下次斩，那半只鸡干脆退给张大娘。”桂宝娘听到女儿要退鸡，心里气呀！这姑娘平时对自己蛮好，今朝为半只鸡却寸步不让。因此拔直喉咙说了声：“我不同意！”

桂宝晓得，一下子要娘提高认识有困难，所以索性盛了一碗饭，拿出自己家里的菜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在想怎样做娘的思想工作。桂宝娘见女儿就是不吃半只鸡，心里实在

不理解：一点点小事体也要上纲上线大作文章，真弄不懂动的是啥脑筋。真是越想越气，越气火越大，只见她抬起右脚，朝地上“蹬”一踏，叹了口气，别转身就要朝屋里走。

这“蹬”的一声，倒提醒了桂宝，转过头看到了娘右脚上的那个伤疤。“姆妈，你脚上那个伤疤是怎么来的？”桂宝娘不加思索地回答：“毒蛇咬的。”话一出口，突然象触电一样，嘴唇抖动了几下，却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在解放前，桂宝娘给地主割牛草时，被毒蛇咬了一口，顷刻脚背肿得象“地步”，一个头晕，人就昏了过去。桂宝父亲到处求人托保，才用轿子抬来了蛇医阿六。旧社会的医生哪里肯为穷人着想？蛇医阿六牛皮大吹，骗去了二石米，一只鸡。隔了一天桂宝娘的病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下半身几乎都肿了，病情十分危险。蛇医阿六晓得后，却无动于衷，说：“求医不送礼，咋没好药配。”后来还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一种特效草药，才挽救了性命。

想到这里，桂宝娘对女儿说：“过去的事，我是不会忘记的！”“姆妈，我们不但不能忘记过去，更不能忘记现在我是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啊！我为张大娘治好了病，就觉得收下她的这半只鸡是理所当然的，这和旧社会蛇医阿六说的，‘求医送礼，天经地义’不是差不多了吗？哪里还象贫下中农的赤脚医生呢！姆妈，为了使我的心紧紧地贴着贫下中农，这半只鸡无论如何不能收呀！”桂宝的一番话，说得娘面孔火辣辣的：“桂宝，娘错了！”说完捧起半只鸡就要朝外走，桂宝一见，明白三分，故意问：“姆妈，做啥去？”“把鸡还给张大娘！”“好，我们一道去！”娘俩正要出去，突然见张大娘推门进来，桂宝娘一惊，连忙问她做啥来？张大娘不好意思地说：“我是来收鸡的！”

句话，又弄得桂宝娘莫名其妙。

原来，张大娘送脱半只鸡，仍旧感到不称心，所以把还有半只再次送来表心意。刚要进门，听见里面桂宝娘俩正在为半只鸡闹矛盾，所以只好等在门外。桂宝对娘的一番话，张大娘灌了一耳朵，听到她们要上门退鸡，她连忙推门走了进来，一边检查自己的思想，一边激动地对桂宝说：“你真是贫下中农的好医生啊！”





题材新颖 小中见大

——评田头小故事《一担泥》

金山县枫围公社红星大队故事评论组

《一担泥》是篇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田头小故事。它不仅取材新颖，富有乡土气息，而且寓意深刻，小中见大。故事围绕贫农社员土泉婆婆的一担脚头泥和富裕中农史旺发的一担塍沟泥，展开了矛盾冲突，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农村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一步一步走向共产主义”的土泉婆婆的英雄形象。

《一担泥》的故事经过宣讲后，反映很强烈。深受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天天与泥土打交道的贫下中农的欢迎。他们说，故事虽小，但听起来却亲切感人，这样的小故事我们听得进，记得牢。

题材小 开掘深

《一担泥》只有两千多字，故事员十来分钟就能讲完。但它在小故事如何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方面，却作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革命故事要迅速反映火热的斗争生活，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田头小故事的显

著特点是短小，精悍，紧跟形势。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要做到题材虽小，但开掘要深。《一担泥》的取材就别具特色。它所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被人认为“无所谓”，见怪不怪的小事——一担泥。在我们农村中改造低田要挑泥，兴修水利要挖泥，大积肥料要窖泥，……总之开门出来就是泥。象这样一担泥的小题材，往往容易被大家所忽视。但《一担泥》的作者就抓住了它，收集了大量的丰富的生活素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提炼概括，构成了故事。他经过深入开掘，通过小故事讲出了大道理：“一担泥里面有方向、道路的斗争”。贫下中农依靠集体的力量，使土地变了样。这一担泥是“贫下中农热爱社会主义的一片心意，没有这些泥就没有亩产双千斤的产量”。史旺发挑走腾沟泥，这是挖社会主义地基，“他挑走的不是一担泥，他挑走的是社会主义，留下的是资本主义臭气”。这就把“一担泥”生活小事，提高到“走什么路，创什么业”的大事来加以开掘。

结构紧凑 层层深化主题

写一篇故事，除了有鲜明的主题，丰富的素材外，还要有一个好的结构。小故事的结构显得更为重要。《一担泥》的作者在结构上，用“一担泥”作为情节的主线，贯穿始终。同时，根据这条线，围绕英雄人物土泉婆婆，安排了“小石桥争论”、“高产哪里来”、“土地的历史”三个重要情节，使英雄人物始终处在主导地位，主动出击，一步深一步地向史旺发的错误思想发动进攻。

故事的开头，就安排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小石桥。土

泉婆婆挑了一担脚头泥走上了桥，史旺发挑了一担塍沟泥也上了桥。因为桥面太狭，两人无法交身而过，“啥人退”就引起了争论，揭开了矛盾冲突。同样一担泥，一个往集体田里挑，一个往自家竹园里挑，一个为公，一个为私，两种思想，针锋相对。这种开头，富有创造性，引人入胜。接着又通过铁牛出场，轻率地处理问题，进一步突出了土泉婆婆，深沉老练，善于斗争的特点，同时又为激化土泉婆婆与史旺发的矛盾作了铺垫。

《一担泥》第二层意思，就是围绕“高产哪里来”的问题，告诉我们，这些泥是来之不易的。公社化前，这里是一片盐碱地，一亩收不到三百斤。人民公社成立后，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用了整整三个冬天，硬是在盐碱地上加高了三尺泥。土泉婆婆甚至把自留地上的面泥都挑来了。经过几年改造，产量好比出土竹笋——节节高，现在每亩可收到双千斤。从而点明：一样的田，一样的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这一段里，还有一个回忆对比的情节，我们觉得手法不俗套，有新意，恰到好处，没有硬贴上去的感觉。作者只用“你在这里垒下去”，“垒下去就会了解这块田的历史”几句话，过渡自然。直到铁牛垒下去约莫二、三尺深，翻上了盐碱土，触景生情，引起了回忆，给人印象深刻。

紧接着，作者避免了一般化，直转第三个情节，也就是故事高潮。土泉婆婆帮助史旺发挖出了思想上的“病根”，把故事的主题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对小生产思想进行彻底的改造，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一担泥》作者这样精心构思，合理布局，不仅层次分明，而且层层递进，一步步开掘，深化主题，使英雄人物的形象

丰满、高大，故事的感染力也强。

语言朴实 富有乡土气息

《一担泥》并不长，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同作者在故事语言运用上下苦功夫是分不开的。故事语言是表达故事内容的工具，是为刻画英雄人物服务的。语言运用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内容的表达和英雄人物的塑造。《一担泥》的语言就保持了朴实、生动、形象和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特色。故事开头写道：“过了正月半，刮了两天东南风，下了一场毛毛雨，田里的麦苗、油菜、红花草开始发棵了。”语言很朴实，不但清楚地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而且听起来也亲切感人。又如“车浜斗，挑河泥，装垃圾，塘草泥，用了整整三个冬天，硬是在盐碱地上加高三尺泥。”短短的几句话，就描绘了一幅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治水改土的壮丽图景。听了《一担泥》故事，仿佛觉得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农村，发生在我们身旁。

《一担泥》作者在运用生动语言刻划人物方面也非常成功，达到了语言个性化。故事中就有那么一段细节：

铁牛不禁皱皱眉头说：“史旺发，你总是爱占便宜，不管怎么说，总是集体的泥吧！好了好了，以后就别再挑了。”史旺发得寸进尺，强着头颈说：“那不成！我那竹园大，十担八担也盖不满一只角。泥又不是用钱买的，我占啥便宜？社员挑些塍沟泥，那是老规矩！”土泉婆婆见史旺发那种贪心的样子，很是气愤，对铁牛说：“听见了吧！你迁就他一担，他要你十担、百担；你开一条缝，他要拆成一个洞，个人主义的无底洞你填不满！……”

这一段，笔墨不多，却展示了三个人的思想。土泉婆婆热

爱土地，热爱集体，对资本主义倾向寸步不让的精神和性格特征与铁牛的调和主义思想，草率解决问题的性格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暴露了富裕中农史旺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转变人物陪衬了英雄人物。

此外，《一担泥》比喻确切，使人容易理解。例如，在描写盐碱地时作者用“泥头板结，土色灰白，一块一块都象石疙瘩”，比喻具体，又富有乡土气息，使故事增加了一定的色彩。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只有扎根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了解人物，熟悉人物，才能向人民群众学到许多生动的语言，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服务。

写好小故事，要花大力气。《一担泥》的作者，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通过一担泥，以小见大，深化主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然这只故事仍然还有加工的余地，比如，故事的结束比较平，有拖沓的感觉；“史旺发”这个名字讲起来不顺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故事的演讲效果。

我们热情地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田头小故事出世，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编者注：田头小故事《一担泥》发表在《革命故事会》第七期，后来在讲演中稍作了修改。这篇评论是根据修改稿写的。）

在斗争中展现英雄性格

——革命故事《冲姑娘》读后

沪东工人文化宫 忻才良 姜善坤
文艺评论组

读了革命故事《冲姑娘》(刊在《革命故事会》第七期)，我们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故事中那个“身穿蓝布工作服，头戴圆顶工作帽，两条辫子把工作帽顶起两个角，就象冲字旁边触出来的两点”的冲姑娘形象这么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这并非因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曲折离奇，惊心动魄，而是在于它在朴实无华的故事中注意塑造人物形象，写出了主人公冲姑娘的鲜明的个性特征。而这，在有些故事创作中，却是一个通病。有些故事作者就这样认为：“故事，故事，就是写过去的事”，而恰恰忘了“事在人为”。事实上，革命故事的根本任务，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是为了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方面，《冲姑娘》确实比较成功。

站在我们面前的冲姑娘，是这样一个女闯将、新党员的高大形象，她的主要性格特征，正象她外号所示，就是富有革命的冲劲。你看，“这个姑娘不仅在生产上猛打猛冲，大学习、大批判样样事情冲在前头，对领导提起意见来，也象枪膛里的子弹直来直去”。在故事开头，当她得知代理支部书记老徐关门讨论停产安装四百吨冲床时，她就敢于“砰”一声推开办公室

门，冲进去，“右手一挥手一扬”，冲着老徐说：“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为啥把我们漏了？”看，在初次亮相时，冲姑娘风风火火的个性特征，就这么充分地表现出来。无怪老徐要对冲姑娘的这种革命冲劲十分敬畏了。

当然，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格要在典型环境中才能充分展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恩选集》第4卷344页）《冲姑娘》的创作体会也表明，开头，由于作者没掌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创作原则，光强调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而思想脉络交代不清，听众就不知道冲姑娘为啥要一冲再冲。发表稿《冲姑娘》就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比较清晰地交代了主人公的个性是“冲”，而且写出了冲姑娘是在怎样的斗争环境中发扬革命冲劲的。作者又把冲姑娘与老徐的矛盾冲突放在深入批林批孔、迎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广阔背景中展开，就使这场能否不停产安装四百吨大冲床、要不要再接三万片阀片加急任务的思想交锋，提高到是坚持前进，还是倒退这个“纲”上，使这场生产领域中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赋予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时代特色，使冲姑娘的革命冲劲，集中地体现在她对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的强烈敏锐性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上，具有了反潮流精神的革命风采，更富有现实教育意义。这是因为，冲姑娘身上体现的这股革命冲劲，不是别的，正是大跃进时代，上海工人阶级芦席棚下闹革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就是大庆工人“干革命不能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激励我们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大干快上，鼓舞我们为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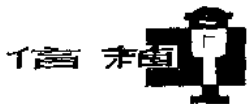
自然，冲姑娘身上体现的强烈的个性特征，又不是为个性而个性的恶劣表现，而是用个性反映共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这场坚持革命、前进，反对倒退、复辟的斗争中，冲姑娘代表了支部书记老方、支委老王、战友雪梅和广大群众，代表了正确路线。在冲姑娘身上体现的革命冲劲，正是在芦席棚下闹革命的新老两代工人共同的性格特征。冲姑娘“能挑千斤担，就要力争一千三”，这种个性化的语言，喊出的正是全厂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强烈心声。

另外，这个故事在斗争中展现英雄性格时，还比较注意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创作，运用多侧面来丰富人物性格，使冲姑娘这个英雄形象富有立体感。比如，为使冲姑娘冲得既必然，又自然，故事交代了冲姑娘和雪梅在工人业余大学学习时，多次计算过冲床底脚承受力和事前在芦席棚安装小冲床的战前练兵，还用一只杯子装不了四杯水，但可以迭四杯水凝成的冰的浅近形象的比喻，使冲姑娘“抢装四百吨，抢下三万片”的任务双管齐下，既富有革命闯劲，又符合科学态度，令人感到合乎情理，真实可信。又如写冲姑娘冲劲，能不要忘记她的细心、耐心、热心。她斗老徐的落后、保守思想，泼泼辣辣，她帮老徐这个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领导和战友，却比单纯想用大字报炮轰的雪梅想得更多、看得深。不支持她写大字报，这并非是冲姑娘性格的不统一，恰恰相反，她的冲劲不是盲目的感情冲动，而是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具有一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觉悟；她要冲掉的是老徐身上沾染的错误路线的思想灰尘，她胸怀的是“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理想。这才是冲姑娘鲜明个性的内在依据，革命

冲劲包涵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当然，作为新人新作，《冲姑娘》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这篇故事的情节还不够紧凑，矛盾冲突、结构安排还有小说的痕迹，缺乏作为口头文学的革命故事应具备的故事性较强的特点。另外，作为冲姑娘的对立面，老徐的错误思想不是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正面思想交锋、同冲姑娘抢装四百吨、完成三万片的实际行动使之转变，而是用老徐偶然在路上、大批判栏背后听冲姑娘和雪梅的议论加以解决的。这样即使老徐转变显得突然，缺乏思想基础，更重要的是使冲姑娘“冲”的个性特征的另一侧面——善于团结同志、过细地做思想工作的优秀品质不能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矛盾冲突的激化阶段得到充分展现，这在客观上削弱了冲姑娘的英雄形象。

我们希望在《革命故事会》上有更多更好的、着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革命故事出现。



讲革命故事碰到的三个问题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工厂故事员。在讲革命故事的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如：

一、什么叫表？什么叫白？讲的时候各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二、如果一个故事中有三个角色，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杭州人，故事员是用三种不同的方言讲好呢？还是统一用一种方言讲为好？

三、讲革命故事时，要不要做动作？不做动作，有人说象木头人；动作太大，有人说讲故事变成了演故事。

这些问题，请你们帮助我解决一下。

浙江省萧山砖瓦厂 柳宝棠

柳宝棠同志：

读了《革命故事会》转来的信，你那种为革命而讲好故事的精神，值得我学习。根据你提出的在讲故事中碰到的三个问题，结合我们在开展故事活动中所碰到的情况，谈一些粗浅的体会，供你参考。

一、表和白的关系。

“表”就是故事员讲的话，“白”就是故事中人物讲的话。如《爷爷学手艺》(发表在《革命故事会》第九期)这个故事中“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老洪爷爷摸着小海的头说”这就是“表”。而下面老洪爷爷说的话：“小海，快起来，爷爷要你睡的这只旧棕绷床派用场呢！”这就叫“白”。

“表”的时候要注意口齿清晰，语气稍缓和稳定些，让人听清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样一个环境等等；当然，随着情节的变化，语言也应有起伏。“白”的时候要研究这几句话是谁讲的，是在怎样的典型环境中，这时，这个人物是高兴还是生气等等，然后按不同人物，讲出不同的语气。如《爷爷学手艺》这个故事中祖孙两人对话，就要掌握爷爷是六十七岁的老人，孙子是个红小兵，不能两个人说话用一样的语气。

要把不同的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刻划出来，就要很好地学习。当前特别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因为革命故事是紧密配合形势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政治意义，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刻划好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的。

另外要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讲故事中要着力塑造主要英雄人物。切忌卖弄噱头，把反面人物讲得非常生动，而讲英雄人物时却干瘪无力。

二、关于地方语言的运用问题。

这方面也没有具体规定。一般说来故事要讲得平易亲切，朴实可信。尤其要在刻划人物的思想境界上下功夫。故事员由于籍贯不同，根据不同的听众对象，用方言讲故事是可以的。但有时各种方言的同时运用，往往会给人有矫揉造作之

感。特别要反对用各种方言来卖弄技巧，甚至出劳动人民的洋相等等不良倾向。当然并不是说方言就等于噱头，但要防止这方面问题的产生。我们在讲演故事时，一般是不用几种方言的。要提倡普通话。

三、关于动作如何配合问题。

讲故事，顾名思义是以“讲”为主，但动作配合得好能起到形象生动，“如见其人”的效果；可是动作过多，又会给人造成眼花缭乱，主题不明的感觉。一般来说，动作要加在动的语言中，如小海看到爷爷“把断了的棕绳接好，塞进木框边的小洞里，又用刀柄敲紧，再用竹刀削去多余的木条”这些都是有动作的语言，就按其表达的内容一句一个动作，人家不会感到讨厌，相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又如故事开头“你们认识老洪爷爷吗？……”这一整个自然段都没有什么动作，如果你每讲一句做一个动作，就会给人“乱动乱做”的感觉，使人看了不舒服。

另外故事表演中的动作要朴实，要接近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要舞台动作太多。

要讲好革命故事，很重要一条，就在对故事中的人物、事件、时代背景等等的理解上，尤其是对故事中英雄人物要深刻理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熟悉故事中要反映的生活。

以上意见供参考。

致

敬礼！

上海市南市区文化馆 沈正艳

党委重视 抓得扎实 大胆革新 勇于实践

——记南市区唐家湾街道的革命故事活动

南市区唐家湾街道党委领导开展的革命故事活动，搞得活跃，抓得扎实。近二年来，他们配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评论《水浒》等重大政治斗争，及时编写故事，深入到街道里弄生产组、向阳院和学校等场所讲演，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为现实斗争服务。在革命故事讲演艺术方面，他们更是打破常规，大胆革新，努力在上口、易记、生动、形象上下功夫，作了有益的尝试。今年为庆祝建国二十六周年专场演出的革命故事，节目的内容有评论《水浒》、揭露批判宋江投降派面目的《乞求招安的丑剧》、《死心塌地的奴才》；有反映与小生产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开展斗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爷爷学手艺》、《理发兵》、《书记的女儿》等；有移植革命现代京剧《盘石湾》选场《刀对鞘》等；形式有单口、对口，有用第一人称的，还有用韵白的；表演上有选择地吸收对口词等的某些特点。故事的内容战斗性强，演出形式生动活泼，获得了群众的好评。

唐家湾街道党委对于抓好开展革命故事活动，十分重视，把这项活动作为开展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一环，列入议事日程。并由党委书记直接抓革命故事创作，从组织故事作者学习理论、熟悉生活、议题材、构思，直至讨论作品等，经常与作者一起投入战斗。创作一环抓得紧，又鼓励大家敢于创新，勇于实践，又重视故事员队伍的思想建设，革命故事活动搞得生气勃勃，持久开展。他们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繁荣革命故事创作，更深入广泛地开展革命故事活动继续作出贡献。

(郑 耀)